

貴池劉伯宗先生著

峯桐集

養雲山莊刊板



卷緒終已季
仲荀四開離

貴池劉伯宗先生著

山莊刊板

嶧桐集序

貴池吳次尾應箕劉伯宗城兩先生同時以古文名家聲譽籍籍起吳樓山堂集已盛行於世劉所著猶未布國門海內重其人憐其遇思有以傳於後嚴顥亭先生屬池陽太守柴雲巖爲之表彰會移官未果余督學江南按行其地其次子廷鏊孫漢系出嶧桐集相示且言窶貧未暇狀因出俸錢佐之授剗焉先是先生長子廷鑾與父弱冠能文章爲名流所重胡澹園師令烏程設榻留之余數其晨夕以古道相敦勉爲言先生應薦不起事甚晰二十年後復相遇京師雖在羈旅中而沈酣古籍不愧向歆之譽

嶧桐集

序

一

乃未幾時而輿父與先生相繼淪謝至今日而始得以未了之事慰先生於地下能無命笛山陽薦琴阮瑀哉古今豪俊之生以功業文章焜炫者代不數人其他名業小大率由風雲遭際使然若其負蓋世之□而聲施不出里黨終以枯寂斯足悼矣至於邁會不辰蘊略抱憤有伏櫪千里之志而無鉛刀一割之用長汲短鯁無所措施而又行野寄食避地驚心放意於詩歌抒懷於詞賦抑又悲矣先生應薦入都授職未就遭遇寇氛隱遁以老平居銳精史籍於易理尤邃圖經年譜搜討詳核爲文務辭達結構不疏力去塵言有自然之藻績精明嚴潔適當乎理樂府借

嶧桐集序

余友徐巨源爲劉伯宗徵君作傳余書其後具悉疇昔登堂定交於交游中獨深敬愛乃今讀其所著嶧桐集而更有異焉余生平嗜書然於近今之作意鮮所諧或枕上或游行車中偶一寓目旋棄去獨至徵君詩文則一見不能捨且不敢易視晨起弗盥櫛弗衣冠不敢展讀也與人謔浪奕棊或酒食過從必先掩卷也夜分讀之不能寐卽寐矣或更起挑燈讀之甚矣徵君詩文固已移我性情矣蓋其忠君愛國之懷無在無之舉我數十年悲泣感慨喀喀喉間者一一寫出且詳且摯以爲史筆載記也可以爲諫

嶧桐集

康序

一

不澤於道德無一言之不關於利弊若徵君者豈徒聳悅修辭已耶至於朋好贈答詠物卽事亦皆具有微情至性寄托深遠非尋常酬應者比故余以爲徵君樂府直接國風詩直擬工部文直擬宣公下此者固不得而儕焉抑余讀徵君集而重有感也夫士誰不思好古力學以不朽於後世然饑寒奪之者半功利奪之者半徵君生長名閥家有藏書得肆力購求諸經籍志記其所憑旣異寒酸而天性澹薄不求聞達卽再上徵車輒棄一官如蹤其哀襄泊如得耑力著書其子若孫如與父王孫旣能祇承過庭毋

媿更生之傳而同邑則有吳公次尾唱余和汝同郡則有
建德鉅典典型在望至於皖江宛陵金沙婁東吳門雲間
一時皆雲蒸霞蔚枹鼓相應遠如浙之山陰慈谿閩之漳
海北地之燕山吳橋齊魯之萊陽中州之鄆陵及吾江右
之南州瀟江文水臨汝諸君子者皆嶽嶽人望蓋人文之
盛至此而極而徵君皆得而事友之故益得以佐助聲華
增長志氣而所居貴池濱江而居海內舟車道里相通郵
筒往還無虛日徵君平易近人至誠動物自鄉閭以及四
遠咸敬服無貳滄桑以後避世窮苦里中爭相延納而其
及門諸子猶襍被載酒追隨於峽川湧泉之間而徵君亦
嶧桐集

康序

二

卒以壽終然則徵君之爲徵君又豈僅在詩文已哉余敬
愛徵君人文備至故得而申論之後之覽者其亦有所感
也夫江右問字晚弟康范生頓首拜撰

嶧桐集序

嶧桐集者秋浦劉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歿之明年其子廷鑾抱遺詩而泣曰子知先子深者曷爲先子序而傳之懷不敏其何敢妄語以辱先生先生名城字伯宗一字存宗貴池人其所交遊李杜齊名者蓋有吳應箕次尾云當

烈皇帝盛時天下學士大夫皆明經復古兩先生肩文章之任其所著書率皆醇厚爾雅不詭於道天下靡然向風卽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者不是過也已庚之際人物聚於畱都范相國景文爲大司馬馮大司馬元颺爲大銀臺張僉都瑋爲少京兆其他如詹侍郎兆恆爲

嶧桐集

余序

一

御史錢副使棟爲銓曹而優游林下坐臥東山者則有金先生光辰周先生鑣其四方流寓之士則有和州戴推官重桐城方學士以智孫職方臨山東姜司馬埭姜考功垓輩麾扇過江文酒跌宕而懷與王孝廉潢錢茂才滙二三同人進退揖讓於其間莫不推兩先生爲祭酒云乃吳先生貌癯黑鬚似蝟毛磔每當稠人之會則竟據高座議論風生旁若無人者劉先生則頎如玉山鬢髯若神仙豐頤廣額飲人以和博極羣書而謙讓未遑其不相雷同有如此當時之人皆憚吳而樂劉議論亦頗有優劣迨其後也吳先生以建義脚鬚而先死劉先生亦終於袁閩之士室

然後兩先生之名節昭然如日月之經天嗚呼其不同乃所以爲同也歟懷與兩先生皆杵臼之交而劉先生舉主爲張方伯秉文方伯子克仔懷及門生也先生數往來其家是以與先生更密而知先生亦最深先生文章本於經術感憤所至溢爲聲詩其寓物以寫興會而吟者風之遺也其鬱拂不伸連綬陸離者騷之響也其碩然煌懿有典有則者雅之音也大抵甲申以後之作沈鬱瀏亮與少陵夔峽以還諸書詩相伯仲矣嗚呼豈非美備也哉昔陶元亮揮盃勸影企脚羲皇爰有田園之什謝臯羽痛哭西臺戢身許劍厥傳晞髮之篇客有以兩公比先生者而懷不忍也懷次其語以授鑾且告之曰先生既不辱其身矣更勿使妄男子謬點污其詩文以辱先生吳先生子之師也當輯樓山遺稿合刻以傳世俾後世知秋浦兩先生有德有言依忠依孝若斯之著也語未畢鑾乃泫然流涕曰是余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舊京余懷澹心氏謹序

嶧桐集序

昔歲辛巳非寓吾樓山兄白門寓劉徵君先生至期與其
長公興父同事著書明年壬午如約迄庚寅共先生生事
者九年每詩文脫橐相示則請筆之簿以爲程若張文昌
之于昌黎公所云爲文先見草尤無間也沒後和州戴无
忝移孝以世誼再至峽興父策其前後已刻未刻者屬分
之文十卷詩十卷間有遺也他編輯不與是嗟夫余非何
繇以序先生之集哉顧以與先生交生死情有不容不一
言者先生之性天温厚和平若人人可近而剛方嚴毅之
气使視爲可近者復自遠故其詩文如之見先生者讀是
集知先生之爲人未見先生者讀是集亦足知先生之爲
人也先生凡讀書必記其要領學問淵澂經史蘊藉而吐
之爲辭藻又生當爾時與並世名盛諸君子角立推爲雄
長吾樓山兄目空一世者也嘗語非曰江上之淹博如伯
宗者有幾哉蓋心折之矣跡其生平堅操貞志所見既審
毫不敢苟非可游移奪者顧又不徒以學問勝而未嘗不
從學問中來故其于保舉也則辭爵而歸爲諸生于羈隱
也則禁步而何必于土室謂非操之堅志之貞而能之乎
在他人猶未免不委蛇疑慮欲前故卻卒不得前而乃悔
之無及幸以成其名繇是以推詎惟白沙剩夫輩爲然矣

陳白沙獻章大儒也應薦至京林見素日過從講學時當事久未有以起白沙者林上書尹太宰謂山林遺逸之路不可自我而塞尹遂爲請試林又勸白沙勿試上疏乞歸使非林則白沙何以歸夫白沙豈不見及此哉特持之力耳陳剩夫眞屐旣講聖賢之學自詣闕乞召對而後陳說已雖上程朱纂要下禮部復爲當事者所寢程純公以布衣乞召對可比例更行乎二陳同時後先若此視之先生忠孝道存義利介析安然自處者何如也今先生集具在言所欲言利弊洞晰夫豈非其用世之業而鬱々自甘讀之者焉得不爲之扼腕歎慨矣乎余非于先生旣歿追思述筆爲无居詩話六卷輿父以无居記屬非其雜感詩有曰龜鑑書當續丙丁是其未竟之志也非承意旨續爲之贈詩有曰白頭差負人倫鑑許爾橫山一伏雛非也敢負先生同事著書之始約乎哉集刻十二年乃訖工則安得並傳輿父所著如督學邵公所云云也同里後學吳非拜誤

嶧桐文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哀孝子賦

桐始華賦

石榆賦

序

雲仙雜記序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四書大全辯序

掖垣奏疏序

墨志序

旌忠錄序

合鏡疊山斗山兩集序

嶧桐文集

目錄

九種易序

山中阿凍錄序

議帝忠國臣紀序

古人幾部序

筆史序

南宋文鑑序

劉氏家訓序

春秋左傳人名錄序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序

名賢年譜序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卷之二

序

薊西雜咏序

本草詩序

李行季遺詩序

會房仲詩序

渡江詩序

家草序

章子充芙蓉編詩序

劉浣松雲勸齋詩序

詠廬居詩序

南徙百韻序

和西涯樂府序

北征草序

南雍七子詩序

樗園詩序

法會錄詩序

曹娥詩序

徐羽先近詩序

秋浦草序

有無唱和詩序

游暑序

澄懷閣近詩序

獅山問字詩序

隱庵詩藁序

半山樓雙字唱和詩序

蟬桐文集

目錄

二

韓聖秋近詩序

秋浦寓吟序

歐湖近詩序

錄聞聲唱和詩序

何來集序

南陔詩序

卷之三

序

癸酉程墨選序

楊維斗藁序

李源常制菽序

國風序

陳大士易鼎序

遵法集序

沈治先詩義序

左子正制義序

出門偶集序

燕臺集序上

燕臺集序下

梁公荻藁序

王升如時文序

方爾止易藁序

官子制義副鑄序

田孫若京藁序遺

簡方密之易義序

擬彭澤父老送邑令陶

卷之五 公致仕序

吳母舒太君六十序

劉母桂太君九十序

陳母姚太孺人六十序

策醫者甯君七十序

胡孺人五十序

卷之四

議

駁韓愈學生代齋郎議

池州防守議上

暉柯文集

目錄

三

池州防守議中

池州防守議下

撤鎮監議遺

制鎮將議

開馬市議遺

池州防守後議

策

部試策遺

武舉策遺

卷之五

論

隱公論

荀息論上

荀息論下

里克論

趙盾論

伯州犁論

吳季札論

晏嬰論

三桓論

莊周論上

莊周論下

四皓論

陳平論

楚元王論

貫高論

田叔論

爰盎論

司馬相如論

蕭望之論上

蕭望之論下

田賦論

兵制論

將兵論

明見萬里之外論

卷之六

嵯桐集

目錄

四

說

封疆局面說

風聞言事說

將權說

箴

非箴

銘

硯銘

又銘

圓硯銘

贊

湯半李像贊

孔中甫太史像贊

蜀人劉嘉復像贊

陳中湛中丞像贊

吳檀像贊

寧峒像贊

劉遠公扁舟江上圖贊

寧峒像又贊

書

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吳次尾自代書

辭江西方伯張公薦舉書

再與張公書

答黃赤子論保舉書

答皖撫鄭公摻關張文

字書

再答鄭公書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嶧桐文集

目錄

五

卷之七

書

答漕撫史公書

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上閣部史公書

答汪西京書

答巡江御史王雪園書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卷之八

記

峽川西山宋蹟記

游暑記

游桃花記

修國精軍

游殷邨記

丞賦東

墮星石記

書

古仙洞記

人墓志中

游大樓山記上

書

游大樓山記下

書

大樓山崩石記

峽川山水記

印記

篇 蓋本三國志書

解感篇

蓋本三國志書

書吳草廬帝師與

題跋

書

書對全畫羅外圖

書十二諸侯年表

書秦楚之際月表後

書循吏傳後

方密之九將題辭

暉柳文集

目錄

六

釋正古所藏詩畫尺

卷

書蔣一个落卷後

鄭孚尹送用章宗侯序題後

秦禁之烈日表

姚孝子傳題後

謝樗全畫聽松圖題後

書吳草廬題李赤傳後

書吳草廬帝師殿碑後

監本三國志書後

卷之九

題跋

讀王度古鏡記偶書

讀李空同大康縣安氏

瑩碑偶書

書空同為人墓志中

詩

題李空同刻陶詩序

題子鑾文丞相東流詩

記後

題子鑾相公墩讀書後

題子鑾六泉日記後

題子鑾金燈巖記後

題子鑾常將軍廟記後

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

題吳山賓說文序表

後賦

題吳山賓跋真山民

後詩

題山賓讀穆天子傳詩後

書李男蛾刻樂府變後

雜著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附賦文

擬賁和氏璧辭二

萬家姓

張猷印譜

澤柯文集

目錄

雜說

北郭之虎

峽川之犬

梁上之鼠

詛鷄文

募建痘神廟冊

字說

自說

鮑士法字說

汪漢字序

附與子鑾家書

孫豹奴小名祝辭

漢系

孫仲虎小字說

漢威

卷之十

傳

吳次尾先生傳

推官戴公傳

汪思誠傳

王景湖傳

李愨傳

劉長公傳

姜翁傳

國子生柯生傳

杜孺人傳

曹靜娥傳

饒氏傳

鄭氏傳

碑

香烈祠碑

墓志

貢士吳寬先生墓志銘

澤祠文集

目錄

八

墓碣

鮑主簿墓碣

墓表

吳文學墓表

哀辭

新安吳生哀辭

尚寶孔君哀辭

李母金孺人哀辭

誄

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祭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祭張天如文

祭梅朗三文

公祭孔文忠公文

公祭李首川先生文

祭李源嘗文

曝桐文集目錄終

曝桐文集

目錄

公祭李首川伏生文

祭李源嘗文

祭梅朗三文

公祭孔文忠公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祭張天如文

嶧桐文集卷之一

西冷邵嘉瞻兩定里後學劉世瑋丙青

貴池劉城伯宗著

全弟

世瑋厚卿

重校刊

賦

世珩聚卿

石榆賦

峽谿獅阜爰有三榆匪根于土寄石為軀合同而化厥狀

詭殊吾既名以命之曷抽毫而賦諸猗彼倒生歷歷上天

望形似駁落莢為錢粉其別溢蕙則實然赤心最善色白

常鮮條長于沃食令人眠生在隰而可詠種舍北以宜蠶

貴官常占于夢漢皇亦曾社焉要皆滋芘土壤扶質泥塗

嶧桐文集

卷之一

坤身為之埏埴戊力灌以榮敷蓋植物之大凡雖至仁其

庸異與乃者嶙嶙為骨巖巖其身堅貞者若有感而孕誕

礪磈者若狡獪而獻新奇如鬼搏根為之蟠怪在禹貢條

穿其空皴秀且透杙枒茂兮鑿空玲瓏枝莖叢兮磊若英

多回曲根柯頑不可轉臃腫勿翦危者欲崩條披紛矣醜

者可嗤節陸離矣大或裕裕偃蓋廓矣小或礧礧條垂苞

矣兩無情而偃抱兩無知而結交既解脫之不可亦判合

之莫教豈其補天所賸雖天矯萬策異體同包抑或硯星

所致則玉衡散彩一氣相殺我聞木假為山蓋枯槎嚙蝕

于潺湲又聞松化為石石上之交柯文理具拆斑斑是皆

造物者離合其質樹石相闕然猶前後異際兩體不好未
若茲榆之參和混合投隙無間乃有種榆使君攀條太息
歌曰吾將使人不饑兮莢爲旨蓄不如煮白石如飴兮吾
將使人足車材兮名卽者任用不如叱石轂轉點頭紛來
兮詎濟南之產兮是橐駝之選兮乃有抱石先生撫玩一
拳歌曰吾將漱以厲齒兮臥劉子駿之堂下雖老剝折神
仙可喜兮吾將袍笏揖丈人兮遊孫叔敖之園中樹有飲
露鳴蟬者吾下拜逡巡兮倚華林之十九株兮何箇袖中
之三出三奇人攫以登車兮乃有博物君子重爲諱曰土
精爲石兮石氣之核兮榆土之蘖兮石與榆何擇皆大地
所魄兮山海荒經碧樹亭亭臨海水濟石樹鄰鄰夫皆和
合膚骼膠結枝莖彼豎地之鞭成林兮秋塞藏胞之坎茂
育兮合陂又何異寄生于硠确合體乎嶽崎苟齊物兮察
理古人殆鞭榆渡海兮而種石以爲籬

哀孝子賦

并序

昔人有哀寡婦哀江南諸賦所可哀也孝子行成而志
遂無所庸吾哀哀之者孝子之兄子雲志也孝子姚元
呂時以秋水自目其兄子雲吾爰也哀子雲之哀非惑
矣孝子孝母母病請代死果死事詳傳贊余爲哀之賦

曰

嗟黃虞之雲耳兮要道世承相宅臨水兮兆食董媪之樂
津猗降此詰人兮攬秋水以爲名氣凜冽兮顛摯質晶粹
兮空清維事親無方兮宛轉屬氣通魂哀母氏劬勞兮奄
邁罹呻吟痛越人兮不再咄刀圭兮徒紛吾躑躅任祭而
莫與謀兮吾壹誠并志氣上征而有帝可求也跪敷衽以
搏頽兮匄無我尤痺母患脫然兮蹶興以游苟余罪當誅
兮剪薺菜之久蔓使椒桂永修曷不昇庖人鷄鶩兮解鳳
凰出箴而長休辭號咷以倖直兮情紆軫慙鞠而綢繆當
關獬嗥兮初莫與通羌纏綿曲踊不舍去兮胥爲動容遂
排閭闔兮帝聞而閔默其哀鄭重以俞兮曰許之以風起

有日兮歘有期明昭顯白兮使人知孺子得請兮喜不持
家人徬徨兮然疑之昔有歘忠兮須膏而不亮申申其詈
今有歘孝兮姊深相知謹謹告語日夜以幾已焉哉堂上
康強兮日噉粥仲宣歘至兮如刻燭昨者帝諾兮與我期
雲旗龍輶兮紛迫促亂曰姬旦始請兮帝爲兩全大恩不
再兮多狗則玩而生奸彼新莽作僞兮豐隆霹靂卻奏而
不使前羌奏可兮成其志初旣與以成言兮卒果然茲蓋
帝之所眷而賢嗟世之人兮勿誕諺曰詒傳兮此孺子誠
兮百行之本至德所先固所以絡宙合橫海滋歡萬國而
格皇天

桐始華賦

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爲韻

粵玄化之推運轉妙氣于虛無甲乙更權乎昏旦勾萌易象于斯須乘時者壯盛若棟家之伯孟謝令者老退似傳政之舅姑是以陽烏次胃以執御牽牛戒旦而遵塗於斯時也氣盛以昌在物而顯天矯必達敷榮乃展蓋嘗瞻龍門之奇植百尺無枝歧嶧陽之古道孤根獨選空井之生雖雙而長柯僅交沃土之宜有五而菁英尚卷惟大氣爲之灌溉其息若嘘斯百物繇之潔修其花如洗夫其茗茗穎監燦燦光垂天天微態藹藹多姿甫附幹以葱蒨旋散影而離披擬蓓蕾之乍放覺清潤之漸滋懸思靈鳥之栖

澤柯文集

卷之一

四

于翠條疏風可託默念達人之據舍綠柯蔭宇安之當其在穉比于孫枝初引同于新月豈遽有霽爲布之供豈卽有氣成雲之淳且勿侈數畝之偃蓋可以廬居且勿稱兩邊之菴藹足以蔭暘但使節應清明苞有茁發則四序免大寒之憂九州無易主之飛向榮而仲呂合奏數葉而歲閏其同馮翊六尺之枝候不異于辰月吹臺百圍之質藹豈後於吳宮蓋時與物有其淡感精與色妙其微通旣鼓蕩于羣策遂灼見於茲桐吾聞王者時值暮春修政之紀居青陽之左个薦鞠衣與淵籟出廩以賑貧窮束幣以聘名士命司空者有章戒野虞而循軌采柔桑以曲籩煖荻

臭于室祀覩草木而盡經綸似緣起乎桐葩之伊始豈徒
流連日景愛玩物華望玄谿之託險生危比薦桃園柳爲
樂攀寒山之出冥含律僅萎楊盛杏堪誇已哉是故卽始
知終緣華察理想削琴于古帝心有太和悟刻魚于蜀材
物含眾美卽朝陽而知貴敢同養棘之賤師就爨下以搜
奇非繆爲弓之智計破不復合君臣之分以明剪卽成封
戲豫之端以止化行願愜無翠蛾之女摘葉書辭道勝邪
消絕白恰之節渡江波起若是則拂葩萬狀非多桐臺千
年猶峙噉曉露脫葉辨士之喻幾何笑花影臨池公子之
尚渺爾矣

澤柯文集

卷之一

五

宋人馬永卿言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來一老職官須
髯浩然輕薄生前謁曰舉人關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
旣引試題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
迺滿場閣筆相牽詣簾引過懇請改易不得主文去申
言通鄧州曳白是年遂罷舉云余按題旣難于鋪陳韻
復限以險陬風簷之下固應窘手然嘗遍覽唐人試賦
載文苑英華者率猥庸俚拙多可嗤鄙卽宋文鑑中號
稱精擇亦大略可見韓退之之明水秦少游之單騎皆
一時盛傳異代壓卷顧止爾爾他足知矣余困老場屋
每見中式文卷輒爲憤悶至回思唐宋律賦知從來試

士所收皆然不足多嘆暇日因戲擬此全做試體僅取
成篇蓋聊爲鄧州塞白不知于渴睡先生刷抹何如也
序

雲仙雜記序

唐小說妙一代幾與詩等余之好讀之也如讀其詩然未
有事徵所自出而非臆語撮其最勝而不蕪如雲仙雜記
者也余之讀之則小說之高岑王孟儲常也夫唐詩妙于
初盛故高岑王孟儲常不在長慶以後而此編成于天祐
天復間已唐終而五季始獨晚出而踞其勝則小說與詩
爭妙之一變也抑余重感歎焉士君子不幸生逢衰世太

暉桐文集

卷之一

六

上匡危定亂實有功德以及人以自見于天下次度吾之
不可爲而決不爲則劉廉晦明甯沒世無稱不欲使一人
知我又次才無與于救濟而穎露復不能退藏尚望後世
之有述則惟是著書立言以庶幾于不泯泯已爾故嘗縱
論之當唐終而五季始李沙陀張七哥其太上者也百抗
百戰相與有成不苟然而已也其次則吾不知矣是劉廉
晦明不欲使吾知者司空圖朱全昱未足當也又次舍纂
著安歸哉干戈交於門筆墨遁於室譽無卒起咎亦鮮加
天祐天復之間宜如是耳馮稱九世畜書二十萬八千一
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吾計其引用書目猶將百三十

餘種及今所盛傳爲吾誦讀者亦罕矣馮之精神常存而古人之姓名亦藉以可識厥功偉哉固勿敢言太上視朱三長樂老何如余故讀焉不以唐小說等觀也重梓而傳之

徵君嘗自悔其少作故天啟以前諸撰著悉削之偶讀雲仙雜記序蓋辛酉年作也篇中感慨唐終而五季始者再三按是歲徵君年二十有三才名方盛起何忽載歎於司空圖朱全昱也何忽致譏於朱梁及長樂老也何忽汲汲於立言以垂後也幾自兆其生平矣嗟乎異哉吾是以備錄之司空圖之人與詩唐末不多得是書

澤桐文集

卷之一

七

首摺拾圖事微尚具見徵君晚年則最稱其人矣雲仙雜記亦稱雲仙散錄所采摭有史傳文陶穀清異錄實師法之者先賢或譏其誣所引書目亦疑多僞妄夫干戈之際而保有九世藏書數千萬卷以今日度之誠難信然未可謂無是事也徵君天啟以前諸撰著使得盡存可錄者豈止是哉和州戴移孝跋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顯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靡憶欲小撮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

張洽鄭樵元杜英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臧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爲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爲粗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爲何如也
崇禎癸酉夏五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予旣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召樊范釋桐文集 卷之一 八
單趙欒羊舌之類前錄皆棄而弗取今併褒采以補闕遺庶幾備其版籍焉爾雖甚寥寥爲猶賢乎雞肋矣

四書大全辯序

張爾公今之醇儒也植節砥行言動不苟生平與朋儕骨肉書未嘗作一草字譚說名理重躬修黜虛悟惟程朱是宗排佛老是力卽舉子藝一言有乖辯斥不少暇斯其學問之槩也要所從來得之濂洛關閩而微言最著在卽四書大全而爲之辯導揚程朱之言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指云或曰大全者 文皇帝合諸臣撰輯之矣亦有辯與爾公曰是乃所以辨也聖人之教人也甚無取

乎一說而不知有更端也是故學者所見出乎向所懷來之外則亟喜之知來啟余喟然之與槩可覩也夫程朱之言是矣蔑以加矣 文皇帝又令采之諸儒使相助發意可知也且夫胡光大黃宗漢金文靖夏忠靖輩功名事業則彪炳矣其不登兩廡之祀有別論焉而 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之文去取四家之論機務之佐得與見知蓋容納細流不名一善意又可知也夫西河之教尚訛本末驚湖之聚爰有異同余後生小子讀書而有疑焉則質之質之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著爲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辯焉者其實以存吾疑而已此諸儒之樂

聞 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余小子又奚辭蓋爾公之意如此余聞而是之會同舍生欲傳其書爲請之國子先生國子先生樂其事移書大宗伯及御史臺俾其督成焉使之殺青得竟承學其有資也夫

掖垣奏疏序

奉嘗羅公尚忠以天啟丙寅捐館舍至崇禎壬午冬其季弟尚甲偕遺孤夢旂始克編輯公掖垣諸疏授梓成而屬城爲之序焉方公初入省中正 熹廟訪落之際客魏芽藁頗見公具有憂危一疏諷刺糾止義正而慮深城時從邸報讀之至今猶記其約略使當日聞言能信無論國事

卽奄保諸人亦不至自禍若此今閱所編輯乃無此疏則
亟問之甲與旂掩泣對曰先公諸疏皆無存藁此一一從
諸家蒐得者旂兄弟孤稚歷冰霜險難先緒僅存以今
上初服已曠然日月重新而吾家至今日始克輯錄成帙
是知其散佚者不少矣余愀歎久之入告嘉猷外順於我
后昔云避人焚諫草今實有其人如此然卽所鈔存如補
革除之謚號文公綱目之思也祈講讀之眞實明道經筵
之意也別白貞邪則朱雲呂晦之痛切爭持浮濫有魏相
貢禹之愷誠至於關門甯遠間何止秦庭之慟號西平之
坐測而有用不用有行不盡行可勝惜哉公歸里時逆璫
勢成附者無復人理公太息語城曰吾不得早從應山嘉
善於地下以有老親耳夫危吾身與危吾君此不待較者
也危吾親焉則子爲我奈何余時亦囁嚅未之對公以此
憤懣抑鬱卒不起而丁卯之秋不及見 今上神聖亦不
及事瑩瑩家門至十餘年後當睿慮尊師求舊宥過釋纍
慨念才難至再至三之日而諸疏始克行世其艱難如此
然今世所稱盛美與丁卯以前異治者有一非公見之奏
議者哉言行於身後而功及於兩朝雖焚草亦焉避之矣
公兩任巖邑雅意作人入闡所薦士尤多名碩茲不具論
以旂見屬惟序其掖垣奏疏云旂才而好學能讀父書者

城乃從其請而附姓名於公文文字之末

墨志序

昌黎爲毛穎傳雖不盡故實而文辭瑰瑋怪麗穎足以傳蘇氏羅紋奇變稍不及然嗣響焉墨介於二者之間而兩公不爲之傳何哉前人如墨經諸書頗具槩略顧考求未博文采不章則反以損其重而被之辱近世如程方輿立各務設嘉名美號以新耳目廣邀公卿讚頌積帙尺許牙籤古錦焜燿贈遺競相誇詡此於兩家售墨則工矣而於墨無毫髮當麻子孟璿所以作墨志也志例自紀原而下凡列九門自浮提國人而降凡數千年事蒐采散佚舊蹟粲然乃又以己意爲斷淹通該洽抽史才而偏用之斯謂墨之董狐矣吾嘗歎美好難堅惟文章可久如墨氏無論廷珪父子世廟時羅小華諸家流傳何限而余所收藏數挺而止往嘗寶惜今塗鴉用之亦有感於墨將磨子之說也有孟璿茲志墨不亾墨墨者亦長在老無煩於口吮狡亦奚庸遍攬與夫筆墨視爲文字所需三者闕一焉點畫不成紙不得黑而文字旣立乃足以傳筆墨視羅紋毛穎旣以食德韓蘇易水族裔顧不當搏首孟璿氏哉

旌忠錄序

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申公故太僕寺寺丞素園先生佳

胤也公何爲一日而追襲易名建祠諭祭賜葬子蔭則以
今甲申三月十有九日抱忠而歿也公何以歿歿先帝
也歿社稷也歿其官也嗚呼是日之不歿先帝者多矣
貴爲輔弼尊爲六卿親爲侍從所謂社稷之臣百官之長
受殊恩於先帝者歿不數人則公卽不死猶得有辭然
而公志士仁人也吾蓋以其生平卜之矣城自己卯之春
過從燕市壬午之夏把袂陪都公澹泊甯靜不以憂讒形
於口不以遷謫動其心傳經賦詠蕭散若布素中與人語
含吐雅風推歸孝友豈意其以歿先帝歿社稷歿其官
顯節義於燕京徵風烈於厥井也哉城游於公凡六載託
暉桐文集

卷之一

五

在知交城絕志仕宦公未嘗不擊節予之今城子然草莽
食息悲傷其亦媿後歿矣巡漕御史白公抱一亟以公殉
難本末聞於朝而公子溆光集奏議傳記爲旌忠錄城讀
廣平殷氏所紀觀公誓義時遺慰軒太安人以忠則從容
之至性可知也旣歿之後同年林君銘其旌書傭徐某衛
其襯則誠信之格可知也公子溆光才名籍甚惟恐隕其
先人正氣之傳則門祚之吉昌可知也

合錢疊山斗山兩集序

皇朝文獻通考

疊山集舊有刻本漶漫不可讀斗山集不盛行亦無知
者其取而合錢之自吾友鄭筭尹始或曰十年以來南宋

文集頗章著於世李伯紀汪浮溪宗忠簡建炎紹興之初也文文山劉須溪謝臯羽鄭所南德祐祥興之末也其集忽競傳爭板行之馴至甲申三月乃有先帝之事讖與鬼神之告與之二集之行也何居曰筮尹語我矣以媿偷也以厚勸也敢無說以處此夫高皇帝功德茂矣烈皇帝之勤勞三代而來無與比盱食宵衣憂勤萬狀十七年如一日一旦小醜射天突前洞喝遂門無人焉者成此大故尊賢敬士之報不聞而勸進美新之徒實甚范李倪凌申吳而下可數者有幾是皆通籍食祿望隆朝右者何問布衣韋索之士哉且夫江左旣建事固可爲也而秦風之偕作無歌安國之復讎未講花門長留銅馬自若上下狃習以固然矣又況玉步旣改廟社都猶以死狗如兩先生者哉夫列聖之深仁厚澤不薄於趙氏之涵濡也諸臣之尊官厚糈肥潤妻子不淪於王謝之放佚林臯也而又殷高旣興周宣將作非如趙氏匡山時移望絕也然而兩先生猶且矢志畢於母以雅懷著於周魯視彼掉臂君親行同狗彘者後之君子宜何從焉夫邦昌劉豫之罪著伯紀忠簡猶可爲也玉津園葛嶺而後則膠結牢固雖文山且奈何兩先生身不攝尺寸之柄無伯紀文山絲粟之勞徒以矢志孤忠與須溪臯羽所南輩繚繞離合於碧

落閒而趙氏爲有人後世考古可以觀矣故曰以媿偷也
以勸厚也媿尹之意如此乎尹稟忠孝之性生節義之鄉
多識砥行與古爲徒其自爲文森鬱灑渾而所愛好多南
宋之人與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卽兩先生集以知媿尹
矣

無九種易序

金錄只策錄延撰書與本義又疑異同

易稱世歷三古人更四聖尚矣自商瞿子木受學而傳漢
之田丁施孟梁丘京焦費高之屬各爲章句訓故陰陽災
異言人人殊晉宋而下理家爲多輔嗣以降指不勝曲而
圖數之言亦不廢絕蓋治易著稱者無慮千餘家不必皆
有當於四聖之易而皆有其易吾以吾夫子之言範圍之
矣曰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竊嘗
繇繹之夫易之尊於他經者以其廣大悉備無不有也易
無不有故無一不可說易他不具論周程張朱理家何如
者無極而太極金谿兄弟終致難焉傳與本義又多異同
撤虎皮者已不自信安問四聖人然以云治易固稱彬彬
矣皆有其易則皆有當於聖人之易也夫聖人之慮世也
深以詳其救世也亟以擊洪荒險難草昧戰爭治少亂多
從古一轍是故立象以起悟繫辭以明民近身遠物比類
畢陳其無不有者其有憂患者也夫修德乃以濟蹇存身

所以安人已而入穴難奚繇解故又曰明於憂患與故內
外知懼曰懼以終始此所以作易所以易道甚大百物不
廢也近以舉業治易使易爲庸庸淺小之最識者痛之皖
城戴伯繩先生少而庭受長益覃精研朱以讀者積有歲
時於是網羅羣言斷以己意部分條貫汰穢存精有成書
矣旣司訓吾池城以弟子員時與論說將以籝桶賣醬之
流幾城於一得者出所譔集一曰影二曰鏤三曰探四曰
象五曰證六曰成七曰氣八曰數九曰圖積種幾卷命篇
之指各見於自爲說中其於漢宋諸儒所專據一家如章
句訓詁理氣象數圖義者罔不擇焉而精所謂燭炤龜知
者矣先生嘗曰舉子帖括之易是百物不廢中之一物豈
可以此一物廢百物耶旨哉斯語夫陰統於陽六七八之
策莫尊於九數至九而究今釋易而九是爲集成昔之九
師方茲爲箴若夫離焚坎陷大蹇方來否物之傾濟處其
未先生雖登陴而卻寇攝劇以甯人乾乾兢兢誠敬危疑
者未一日解也憂患而懼亶其然乎讀茲九種不益信三
古四聖哉

山中呵凍錄序

余抱病入山都無長物舊所擁書亦漸殘闕几案所置惟
離騷淵明手不能釋次則臯羽晞髮所南心史與須溪點

閱諸書以縱心娛目而已意欲於六籍二十一史中有所論著而空山荒寂朔氣侵人墮指裂肌殆不可耐又觸手入目輒見賢不勝奸忠不勝逆華不勝口治不勝亂則爲之氣極意憤長歎涕零蓋未嘗終卷每至痛絕雖深春盛夏若有嚴霜苦雪使吾毛豎舌撝不能吐一語也以故歲月恣移默默罔所撰述循省頗媿而吾友吳空之山居呵凍集且成矣空之目所見耳所聞身所遭歷歲時事物皆與余同而能讀書尚論出入古今奮筆成篇無有梗避若偏於眾人袖手縮足之際能解衣盤薄吮墨揮毫遠考近徵毅然筆斷何也蓋空之靜正守道人也其性莊其致

嚴冷其爲文肅括而潔清吾嘗比況於老梅修竹之間是其人與文殆與凍類者與以身近之殆於以身爲之宜其大冬流澌而言益以有章文日以行遠也且微論空之與凍類者也其所論議亦多歲寒之事與人是故漢衰而郭林宗出宋渡而李伯紀岳鵬舉名唐中衰而張許見五季久而馮長樂亦以成其他連及皆可類見嗟乎此皆空之自爲呵凍也非其身爲之又誰與以身近之哉余骨相多寒不宜煖燠終當出龜手而呵鐵研與空之上下其議論不獨嘿嘿而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余與空之交勉之矣

高皇帝□□□□整齊□□百王以來□□所有□□禮
樂之盛復還舊觀蓋得國之正與濟世之功比於湯武下
此未有幾及者也歷未三百構茲甲申三月之變斯固已
足痛心矣乃執節歿義者大臣自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
公邦華侍從庶僚自馬公世奇汪公偉劉公理順成公德
凌公義渠吳公甘來申公佳胤金公鉉十數君子外屈指
計之何寥寥也嗟乎是豈有血氣者所忍言哉夫不聞國
初壬午之事乎親爲高皇之子兵有輔成之名疑於家
事外人可以勿與而方黃耿練下逮於釋子樵夫傭匠類
千數百公捐脰湛族趨歿如歸變姓名更視生若贅戀慕
哀思百折不回者殆靡可紀極自古興亡之際節義之盛
未有如遜國者也夫以高皇帝開創三十年而教化如
此其盛更以列聖漸摩三百載而氣節反如此其衰嗟
乎是又豈忍言哉夫忠孝之性無所於解童而習其說矣
生歿臨而禍福亟則皆有所藉以文其言王魏口實於管
召三楊胡解之徒又借吻於王魏似是而非遞相掩覆有
識之士卽訟言之而主持無人卒未有是正其論者遂使
人沒其本心之正將三百載所謂教子貳而賞臣好一旦
遘會事變人人如發蒙振落欲節義無衰不可得也今江

左初建大讐未雪獨有差強人意者燕山史公正揆席以
主國是崑山顧公錫疇爲大宗伯典禮遂首請上聖讓皇
帝之徽號復建文之紀年予遜國次義諸公之贈諡蓋一
代闕典今始行之人心曉然乃知君父大義而吾同里友
曹日贊所爲忠國臣紀亦繇是作日贊英奇磊落倜儻非
常其天性然也適又傷激時事抵几裂贊以爲窮愁著書
古人皆緣發憤於是蒐往蹟教將來正性微衷厥蘊淵廣
不止如前此數公備載姓氏故實而已先是余有遜國二
忠紀爲吾邑黃公觀金公焦輯也日贊見而好之因悉取
吾所藏遜國諸書重加討論用成鉅觀無論意指卽篇牘
亦號集成矣嗟乎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報至崇禎甲申
而若闕失有間讓皇帝得人心植義士之盛至崇禎甲
申而始較著彰明一明於廟堂之寵褒無復忌諱再明於
野史之紬繹用爲激揚從此諷諭勸導感奮必多夫日贊
一窮諸生耳著書聊以自寓而效至於作人誰謂崇禎甲
申後不見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報也哉

古人幾部序

陳子伯璣作幾部起陶唐訖元末上下三千年古人察微
知著之用約略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讀卒
業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何可與幾並論也機以發矢

是弦枯磬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喻焉事不專乎殺而
其用近殺幾以如神是微彰剛柔之介也故會通觀變得
先焉意不苟趨吉而其用必吉聖人之論幾也後其不終
日之斷先其如石之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道生矣
貞不畏阨而修懿行焉無禍始矣故曰其用必吉所云吉
之先見者也世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繇如石之貞
推之先守又先學夫堯舜周孔尚矣生焉知安焉行要自
有堯舜周孔之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非邪是故
堯之前父子兄弟世及爲君至堯而始有與舜之事堯不
得舜不敢以天下讓也舜孝子也然父母欲殺之卽不可
得又安肯爲他人歿也此皆非一朝捷得之效也周之西
歸孔不入趙人以爲鳳翔千仞動與吉會而其操心危慮
患深矣審慎於積日乃明決於當幾斷可知矣卽如伯璣
非超然行遁不易節於存亡不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
史考古今得失之林日新富有其德抑亦安得涉世之末
流而身全名潔道信而物無迕如此哉有伯璣之守與學
可以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必有如石之貞矣吾讀
幾部至卷末蓋未嘗取許衡劉秉忠之致用而第尊金仁
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卷懷也不得已而又許顧仲英倪元
鎮之以詩畫放廢而未嘗紀張弘範史天澤之謀略也伯

璣之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卽伯璣
幾部之指也夫是爲序

與俗筆史序

書石以辨視書見其韻未若山同茲刻之精

自結繩以降古人簡記竹冊皆刀刻畫之無論簡冊繁重
勢不得多卽刻畫亦勞而不易故古作者理顯而事核無
辭費也至毫毛進用紙墨朋興輕脫簡易人樂爲之是故
眞以之述妄亦以之行喆人區區有不容已愚夫亦刺刺
不肖休世傳蒙恬造筆此其功罪正與築長城等蓋先於
蔡倫輩數百年矣若夫武王筆銘自是秦漢人作決非周
初時有至陷水可脫陷文不活之云蓋未嘗不深致痛於
毫毛也韓退之毛穎傳大爲筆策勳而嘆息於秦之少恩
豈非以秦弃詩書而任刑名斥儒生而任法吏哉其實法
吏刑名皆仗筆爲之筆用事其間益橫何得爲中書君快
快也嗟乎自旁行之書盛行蒼籀之傳欲絕中山東郭種
以雜滄鼠須雞毛無辨貴賤余嘗欲做成公綬筆賦郭璞
筆贊少存論斷此文旣成便當投擲於地葬以高冢不復
與免冠髮禿者相慰因循未果而九華寧山同乃成筆史
要欲序之此書予於他所嘗見其略未若山同茲帙之詳
核完善也山同愛奇嗜博才具超忽增損點竄遂成一書
可想見其握管大致矣余嘗言世謂筆落紙黑筆之於書

當無譌繆然卽一筆耳或名聿或名畢或名不律筆已如此况筆所云云哉故先以史命筆使筆之本末功非明然後執筆爲史庶史之是非賞罰審矣乎若是則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簡冊書之與豪毛書之一也吾無庸遠想於結繩前矣

南宋文鑑序

宋呂成公奉勅編文鑑斷自中興前止汴京彬或燦焉略備時同志之儒猶嘗爲無補身心也建炎以後汔祥興已百餘年中間大儒挺出哲相間生勞人文士肩次錯見暇日用成公例稍綴輯之得若干卷以論世者考其事以知人者辨其言以取衷者引其說以修辭者尚其文四用具焉爲之賢已吾未見其果一無裨也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也文宋瑞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嗚呼犁然具在則在讀者詳之矣

劉氏家訓序

古今賢哲皆吾師資載籍極博咸多明訓獨取劉氏訓焉者一約之也一勸之也約之何也若曰吾不暇教爾以他族自吾劉得姓來其有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則如此矣踵武非多可循而及也勸之何也若曰爾毋謂劉無人自得

姓來其有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已如此矣此吾家故事如之何多讓人也若是則吾子孫之讀是編也固高曾之規矩無庸長難亦乃父之析薪宜往而克荷矣夫忠孝廉節仁義禮信之目類不勝舉而事不勝名壹之乎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倫則畢舉矣壹之乎倫亦全乎家訓云爾昔人訓家多自立說吾直取成事不更樹義者吾本薄劣早承學于先民奉訓而往以誨爾曹亦先自敦也

春秋左傳人名錄序

余既爲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諡

暉桐文集

卷之一

三

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三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爲丘明或疑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云其辭氣近于竊比恐丘明未爲受業弟子卽傳內筆理參錯至假借楚芊纒纒特甚安知非左史諸家人成牘其間邪余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卽左氏一人已有疑義况左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一歎云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序

余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亦左氏手以采摭博富釋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于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人外□□人內□□而禮義之人外中國而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逮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因題外

澤桐文集

卷之一

三

傳人名錄縱語及此

名賢年譜序

古人之學必摭實而可據功有程期所以爲實也塗有經歷所以爲據也孔子大聖人也繇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六七十年運而往則學積而精如遠行程記既過者不復然歷歷具在矣其論門弟子或三月不違或日月至焉而弟子中亦自考以日有知月無所忘夫積日而月積月而年積年而十積十而數十年豈惟年變以兼月化豈惟月化亦旣日遷則聖賢之學自不食不寢之勤以至通晝通夜之知自舞象舞勺之始以暨啟手啟足之時其

進退損益離合虧全之致皆灼可考見而後之學者亦繇是以得師矣卽如人稱子美夔州以後之詩子瞻海外之文夫非其歲時有徵故漸積可審也哉余因輯晉唐迄今名賢年譜得數十家手敘錄之時一省覽蓋性命文章氣節功名之流咸備或早成或晚立或遭變而精或歷久而定若尺量寸度閱歷昭然後之有志古人者其敢或塗飾誣之凌躡競之乎哉諸譜端末亦各有論序其間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太子少保鄭公既歟歷南北秩任孤卿爲光祿勳則裁冗剔蠹當御史大夫則振典推賢兩筦民部則裕廩寬賦一

暉桐文集

卷之一

三

任司寇則守法持平前後統均則求舊樹人惟底力是務如此者奏議凡百餘上而于其中斥擊中人規切政府不猷隨言路者凡數十章而于其中難進易退守正知幾時時請罷乞骸者章又數十城嘗得遍觀而審讀之今所哀存纔什三耳城反覆數過作而言曰甚哉治亂之相尋君子小人之勝負爲之也然治日嘗少而亂日嘗多則以君子嘗不盡其才而小人嘗足以徼幸信然哉當天啟初元祖烈具存

冲人纘服使左右得人循而守之無失也

乃節甫聖燒煬于中廣戒穎並輩羣附于外公時籌兵餉議儲漕推耆碩豈不事有裨益與而妖治之規逆耳惡瑣

之擊刺心則公不安其位以去於是縉紳之旤成而天下
之人心失世不能長治不亂幾決于此矣至○思皇興代
蕩穢殛兇求治之勤宵衣側席周漢兩宣之業疑在指日
乃者孫弘刻深林甫枝忍又下中伴食參錯其間公三計
羣吏數議勦防至累牘于吏治民生而汲汲老成遺佚之
登用豈不汜可小康然可當關作梗巧中多能致公再起
再躋賴聖明之知醫藥眷問乘傳馳還終以禮退而國家
之亂不復治則事遂以成矣夫天啟中與公同朝者高邑
趙錫山高吉水之鄒關中之馮始皆要地也旣不能致公
大用而且先公以受禍崇禎中與公同時者山陰之劉吉
水之李漳浦黃宜春袁皆公所亟疏請用者也公不能致
諸公竟其用而已亦且謝政歸公一身有所不勝眾君子
亦不能與爭勝則治日之數又豈能與亂日爭多哉然公
之勤勤懇懇所謂自牖之納揚廷之論則大略見矣後之
論世知人者審讀乎此凡公能長治乎世而世顧不盡其
用舉可觀矣記壬午之秋公應太宰召城嘗侍公舟行日
惟講求人才如昔賢夾袋故事亦知揆地多岐戒塗卽具
乞罷草顧又浩歎以儻得一濟時艱奉身而退爲幸而行
笈所攜則惟敬輿奏議一帙紙敝墨渝猶丹黃重索不輟
讀間一語城曰韓忠定有言勿文文弗省也勿多多弗竟

也敬輿之後能爲奏議者意惟忠定乎此則城之目擊親
聞于公者後之人繇此數端以讀焚餘草其庶幾乎

澤祠文集

卷之一

休甯汪廷椿荔齋校字

三

嶧桐文集卷之二

金州喻成龍武公定

京口包斌二允

貴池劉城伯宗著

夏丘鄧世權乾符

校

序

本事詩序

詩莫尚于三百篇三百篇皆詩也而皆自爲詩不求合于一詩詩本性情心卒然欲有言而不可以已境會迫而成響卽稱旬鍛月鍊必極其工要如其本而止而未嘗他有所借此三百篇之詩也後之君子循其質之所近成一家之言亦無不可者而以爲非是而不貴思以易天下將使

嶧桐文集

卷之二

一

狂童靜女奏清廟之音公侯征戍矢衡門之句乎哉孔子刪詩者也三百篇不受刪者皆選者也則旣已自爲詩不求合于一詩焉如此後之君子挾其非是而不貴者稱詩于已而因以進退夫詩非能選詩也自選而已同已則悅異已則憎豈詩之故與詩之所以關于人心風俗政教治亂之原也本事詩非有深致吾獨取其知有事而因有詩然則無是事之詩亦詩也哉夫無是事之詩不歡而笑不悲而啼是李林甫之面劉德願之聲也斯可鄙也已矣暇日嘗閱此意有所見輒書數語今刻其原本不遑去也遂并存之

李行季遺詩序

萬歷之甲寅余始交行季時余年十七行季二十有五矣自此過從無間出就試他所同舟車邸舍者再三行季性和易道廣江之南北楚越人咸與游盡得其懽心而同郡中爲所問字久者吳寬生光裕同邑中爲爾女交甚暱者吳次尾應箕丁介之煜及不佞城行季卽諸生然亦能詩與古文詞聲名早起郡邑長吏多致爲屬草有深相知者不亦陽浮慕之故居不得寂寞也行季之爲詩古文詞以敏贍自喜不加點竄余間舉古人高簡幽異者以相難行季心慙之然卒卒不暇更進蓋以家貧多酬應取畢事而障村文集

卷之二

二

已獨其自爲詩性情所在森秀條穎華整芊綿如集中存者固可以俟後人論定也嗟乎世之拙劣猥鄙之徒日昏墨飽噉不知交游爲何事不知初盛中晚爲何稱反相率第去入則坐堂皇若帝釋人伏謁惟謹出乘軒張蓋十百輩呵呼前後辟人匿道傍家雄于貲田園極膏腴後房擁伎女又子孫眾多歲時伏臘則婦子羅拜童稚環繞勸觴滌澣以終老而行季以彼其才竟以諸生四十歿無一子女嗟乎豈不痛哉行季十五六歲時卽著有金剛頌宗門問答度世雜劇諸種歷年詩文卷帙亦大繁疊而余與介之屬次尾所定存者止此以爲此所以傳行季也已矣

行季初外家人顧慮不及是余急索之乃賴其伯兄斌次第簡出然亦多亾失云

曾房仲詩序

泰和曾房仲以名家子負至性少爲舉子業有聲旣敦治詩歌斐然欲自爲一家言以傳世又旁通陰陽醫卜諸術藝與浮圖老子之言無不究悉長齋食淡間飲醕酒爲樂他嗜好泊如也癸酉冬來司訓貴池岸幘歡笑把示閑園詩一卷則城之友陳大士嚴印持旣序而傳之矣越數月復出其新篇屬城序焉夫房仲詩在今日固已自爲一家顧時時稱說竟陵不置我推所繇來作者之指實與竟陵

合非陽浮慕之獨其擬議以成變化見其然莫見其所以然耳今天下豈少爲竟陵體者哉甚者旣以其孤清空宕之貌便吾不學可徒手而爲之而又辭其名自詭他家以與夫攻竟陵者相助爲說嗟乎又每下哉閑園詩以雋上之才挾剛直之氣冥心象外舍筏先登然一言以蔽之曰清淡而香潔見于竟陵所稱許者天下工詩之士莫不曰然而推能不居意以先疇猷畝位不得祧斯亦足以徵其性術矣吾聞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今人皆以才質之所近爲之有緣情而綺靡或抗懷于平典此亦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乃有誇嚴多言比黨樹敵用相譏刺以爲名高此

豈溫柔敦厚所云然乎閑園詩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
斯全乎詩之教也矣詩其必傳乎哉

渡江詩序

古者國異政家殊俗游女思婦皆能詠歌非盡如生民清
廟之什作之皆聖賢之徒而施之盡祝釐之用也聖人以
爲吾雜陳乎此則詩已足諷刺衰譏于天下後世而豈有
所褒譏諷刺于其詩也哉漢魏以後學士攻之遂以能名
塗巷之詠蔑如矣然尚未分門立異挾持並爭顯用詆訾
卒成仇讐如今日詩人者也蓋自北地信陽瑯琊歷下公
安竟陵之目出名日積而多事日降而薄流日遠而分響

嶧桐文集

卷之二

四

日承而眾鄙人何知鄉其利者爲有德則焉得又舍而之
他哉吾卽瑯琊歷下時言之如東粵一方公實早凋歐黎
代起大雅卓然同工異曲諸君子淵源深遠豈孽積字句
求合王李者而卒無不王李也夫是以傳也朱厓陳二姓
則粵產矣倜儻磊落意若不屑工詩而詩無不工先是車
前諸藁屢變多奇至渡江近什則益出入諸家不名一善
蓋二姓語余共論人論詩惟真者貴真者不必古人不
必不古人振筆書之性情浮動是二姓之人之詩之指也昔
人云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二姓渡江志固足悲夫三
百篇之所以傳者亦云真焉已爾二姓爲其真卽何必三

百篇始傳也

家草序

李長度先生既罷吾郡司理夷然無愠色悠然不見有是非得喪之介於胸中日手一編吟咏不輟時探篋中次第出詩藁與二三子嘯歌互答而以新詩曰家草者見授城讀之而嘆曰語云詩能窮人豈不信哉夫所言乎窮者非其沈淪氓庶困頓監門藿食不充短絀欲絕而已也或遇矣而位不配德或尊顯矣而志不得爲或稍稍屑施矣而事會乖迕使主德不宣澤不下究則仁人君子皆有戚乎其中而以爲是獨善而已獨善而已者古之人之所謂窮焉者之事也唐詩人無如李杜杜拜拾遺矣天顏日近貴幸臣也要以踉蹌出走卒轉徙西川劍南自比稷契之身忽忽以老李翰林供奉矣恩寵益赫奕未幾放歸且中他事幾不測坐流夜郎東山安石

之云亦成虛誕

夫如是者曰窮不窮于饑寒卑賤而窮于志不得施澤不肆及也蓋詩人之胸偃蹇千載綿邈八區或激昂抗厲傍若無人或澹與泊相遭頽乎若冥欲其伺顏色設機牢牢固尊寵而避遠愁思非其質矣夫是以往輒得窮豈他有窮之者哉今先生司理一方攬轡列郡上與諸臺使者爭可否利害而下以其所得爲惠養元元也亦可謂遇矣稍

稍厝施矣而卒以廢去則豈非先生以詩人自爲哉詩人
之所爲固往輒得窮者也奚惑焉本朝如獻吉用修輩其
詩與窮正與李杜等惟先生亦然先生之詩清微閒遠澹
蕩風流凡所爲咏北遊崧臺諸集皆是而家艸其一也

章子充芙蓉編詩序

昔人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余觀三代
而後所謂詩人者則辭人而已矣無論東山七月清廟闕
宮其人不可作矣其學絕業也微言大義有講習而紹明
之者哉唐詩起衰八代然往往以辭人爲之宋不盡以詩
人爲詩康節擊壤集子韶論語頌庶幾近之我明有詩人

之詩有辭人之詩是以北地信陽而外新會餘姚江浦諸
君子詩最著雖新都瑯琊亦亟推之修辭之列嗟乎數君
子豈以唐之詩人爲詩者哉吳門章美字子充同人咸莊
事之執經問字者戶屢滿非徒謂其文章巨麗也其人熟
習周邵之書不言而躬行獨與二三同志汲汲乎纂承前
緒所爲詩若文溪厚雄杰極作者之致然推所繇來皆有
其本矣詩如空山吟芙蓉篇其一帙耳無論備風謠而寄
諷喻者殆四始六義之全相其精要包含萬象不惟其辭
惟其理此豈今所謂詩人者乎

蜀州劉浣松治日炤不一年築景蘇臺以子瞻故刺密州炤其屬邑也謂劉彥和爲炤鄉人鄉人故不知有彥和乃視之學宮以勸文士嗟乎此二端者豈俗吏所及哉蓋浣松多讀書好吟咏自計偕登仕版衣食之費盡置圖籍應酬稍間卽哦五七言以明已志閱時觸事胸懷墳起亦盡見之詩篇今所傳雲勸齋集其一也凡人有書卷之緣風雅之味卽須眉氣象隱隱隆隆然以之媒貴仕稱善宦豈其質哉若浣松者其大較也蓋余歷攬世事每擬昔人行路難之作邇留止白下然後乃今益歌蜀道難也今之無仕大率目不見古今之籍齒不及騷雅之林卽卑之無高

詠廬居詩序

三代而下少全人矣士有一行獨至者卽宜稱道勿絕匿瑕揚美所以獎往勸來也況孝爲百行之本有能纏綿沈摯事歿如生執喪三年而孺子泣又以其雞骨投宿嚙曉土傍與羣庶爭命以不忍去其父如吾邑廬墓舒孝子者乎孝子初無特異人咸易之卒有此行聲稱亦遂起好事

者形爲咏歌或有難之者余曰子言過矣且微獨子言蘇氏之議貢舉也亦云使今以孝誼取士則强者割股怯者廬墓余嘗非其說卽如是不愈夫推刃其父而病不嘗藥者乎不愈夫在戚而有嘉容父尸蟲出戶外而子以爭故不違問者乎楊香生父于虎口孝子依父于虎林一也君子成人之美引類而益精之則至德要道當不絕于世矣石埭金將軍文光篤至于倫者也少嘗移孝爲忠慷慨負大節故聞孝子行亟稱焉冀以激厲世俗子一日以此冊要余作詩余以韻言不足盡將軍指爲序而歸之

南徙百韻序

鳴榔文集

卷之二

八

黃山谷曰北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知言哉豈非以其備得失具諷諭纏綿悱惻風雅同歸耶崎嶇鄙鄙竄身巴夔誰爲爲之蓋有其故夫旣言之而文遂長言之得中已乎哉錢子幼光身負逸才其人與文得于少陵爲多夫豈惟人與文而已遭時則然桐川數賊殺人以邑量牙纛雖高世無李光弼郭子儀久矣幼光安得不避賊與兵饑走荒山男呻女吟不知誰爲衛入處士也嗟乎察幼光之志浩歌激烈許身固已愚矣北征不可無南徙顧得少乎哉

和西涯樂府序

古樂府有不當擬者數端古者自郊廟大祀而下其一時

情事必有詳曲目覽心動則吟歎成焉後人徒取原名箋所感觸不歡而笑不悲而啼知無當也古者旨遠辭文諷勸之意多出言外或本惡而甚美其辭或規此而引喻于彼今模畫成語耳不通繫表頌刺之致皆失其本則鑿之甚者也古者聲樂槩多失傳卽一曲之內豔趨雜陳斑剝行內傳寫譌舛則不可句今斷錯無考槩以好語當之文辭雖麗而音節罔聞卽又奚所稱樂奏也唐惟杜少陵卽事創題不仍往昔本朝李西涯別用故事尺度自裁皆古今卓識教俗訂譌之功斯爲大矣余少得西涯樂府本讀而好之後覽元美卮言謂一史斷耳心然疑其說夫不儼古之旣作者而自爲之此有所動于中矣然其事則古其文則古卽安能無美刺諷諭其間而又漶漶滅沒奚爲者也吾友顧不盈氏系出鎮遠家五等之爵身三餘之勤值國家多事淬礪濯磨意在出當一面而中懷有所不可不欲厝足其間則隱之里居斥遠時事詩壇社酒艸聖畫師以自怡悅焉嘗取西涯樂府一一和之不盈不肖儼古持論正與余同其獨和西涯者蓋以題無因仍事見本末情有感觸語具興觀故能獨縱已力爲之也往者隆萬之盛臨淮角札于元美西甯競爽于緯眞元勳武闕代有聞人不盈又其踵起者哉

北征艸序

古之大儒無不遊學京師者觀書柱下所不敢引漢唐宋
而來指數不盡卽其顯且近者韓昌黎蘇眉山豈急榮進
之人哉而以布衣入京國何也學問經術將以見之施行
不歷覽朝廷事會不磨礪以卿大夫異敏技能之所聚山
澤儒生一旦攝尺寸臨事忽焉喪所守矣韓之答呂山人
子繇之上太尉書可推觀也子繇專言著書爲文尤吾輩
切務夫馬遷世史官雷京師猶遊行天下爲文章地今艸
莽士欲摠攬諸家爲文自見反不當與京國觀哉余年來
遊歷遂至都門悠悠者不解何事友人吳子鑑在所見略

同留連闕廷詩且成帙矣鑑在年甚少才甚高昔人所稱
亦元亦博亦文亦史天性然也夫吾黨之彥無先龍眠一
時才杰雲蒸霞起方密之實領袖之鑑在與密之同几席
我歌汝和肆意騁觀詩安得不工且多也密之曰昔太白
入長安賀監見其烏栖曲而異之把臂呼仙名用以起子
美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是也今鑑在有古良史才
博學不倦所賦詩具在沉鬱頓挫刻意子美將誰爲知章
其人者乎

南雍七子詩序

古者賦詩見志蓋取風雅成言以自況喻如七子之于趙

武可槩覩矣然漢魏以後有述已之辭有美他之作如阮
籍咏懷延年五君尤較著者其以宣微敘質綜行事于韻
言綴朋好以雅句致足樂也顧詩以言志亦云性情無忠
愛悱惻之思著于本心而以垢俗迕世形見其憤悵憔悴
之音所謂溫柔敦厚稱詩教者豈有當哉申公素園以吏
部郎失要人指鐫級得南雍者有六子及公而七皆正人
守職事不冑上比其忤時略同夫陪京得星聚之象輦上
有籜捲之傷攜手同行旁觀于邑乃公既詠六君亦兼自
序探述所及有遙深之旨無怨怒之文雖句止響斷若有
餘思而未獲稍溢出于溫柔敦厚外者其志與性情不從
一

可見哉昔白傅有唐名宿禪悅甚深至其琵琶行自稱有
遷謫意云江州司馬青衫濕使微之諸人得聚一地其任
僚無聊相與刺刺不休者何限讀南雍七子詩加于古人
一等矣

樗園詩序

武侯有言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此學問深
至之語在全易爲遜在乾龍爲潛老之元牝莊之樗櫟皆
是也余嘗謂武侯亦徒言之耳茅廬三顧不得不出矣鞠
躬盡瘁至食少事煩身殉之後已于二語何居雖然知不
可爲然且爲之聖人之事武侯願學焉此侯所以不可及

也杜陵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知三分之業等于一羽則侯雖志決身殲有同于潛龍散木者此義甚微杜陵詩人能道之杜詩所以不可及也婁江黃奉倩壯爲江上聞人兄弟之名藝苑籍甚近以樗園名詩何與余交奉倩知其匡濟之思隱隱隆隆讀其詩如蓑楚集甲申三月諸篇忠愛懇款是其中有出師表梁父吟焉而欲逃之擁腫支離不中繩墨可乎雖然苟全性命武侯爲亂世言人非中才時遭末流杜陵潦倒于殘羹奉倩託喻于惡木皆是物也余願從學焉時扁公道開在座上語曰使二子學問更進則當處于才不才間武鄉之所以三分割據等一羽毛不欲見其材者也獨樗云者哉余笑語奉倩此未易學請俟之異日云

法會錄詩序

往余與雲子入華山訪道開也雲子病知余爲生客顧道開法器深宏亦將以聞樨擊竹驟而許我矣壬癸之間時時遇道開于旅次黃面緇衣不以津梁疲而欲臥視其導世猶之乎調御我也至于宣妙偈于聲詩現因緣于繪畫筆墨所至義蘊甚淡似右丞有妻肉之累東坡在遊戲之間矣一日得其涅槃法會錄余愛玩讚歎不置客從傍曰今日灑淚新亭此非所及余曰凡今日之禍□□盜賊血

刀兵相殺使然矣然殺從嗔起嗔自貪生貪繇愛欲兼以淫邪是則勝殘止殺之道斷可知也夫善性不絕殺以業成世無古德以婆心辯舌一一諷勸化誨之耳使有如道開者十數輩講席以提唱之詩歌以感動之又遇繪畫以悟觸之淫邪愛欲貪嗔滅而謂殺不止有是理哉涅槃所說甯復外此吾表道開以救殺也推所繇來有其本其敢謾諸

曹娥詩序

吾邑烈女代不乏人人本朝黃夫人翁氏與其二女及唐氏貴梅康氏清姑最著者也諸婦女以節稱矣而皆有其

澤柯文集

卷之二

三

孝二女沉水屍出與母手相握拳不可開唐以匿姑穢行至死不言康以父得走脫乃毅然就死蓋守身之烈原本於篤孝抑又難焉爾清姑後又百餘年而有曹靜娥之事靜娥以未字之女既脫其父卽罵賊隕命不辱其身正與康氏同從容慷慨兩有之者歷稽史牒亦不多見而娥復特聞娥亦人傑也哉往余作清姑曲云我歌此曲何爲乎多少丈夫不如姑感歎濶遠今于娥亦云娥家貧里人能道其事而當路或格不聞賴吾里友徐萬春率諸生昌言之始大也吾觀末世微論窮忠孝節義之行者少卽言其事者亦囁嚅不出口豈以揚彼之優形己之劣也乎可慨

矣余懼娥事之湮也既爲作傳又集諸哀輓詩歌序而傳之嗟乎千載兩曹娥相對望矣獨吾邑乎哉

徐羽先近詩序

池山川溪秀在昔詩人頗多寓止而兒童婦女邨農漁父咸能口實者無過羅昭諫至舉怪徵異識緯小數俱附益之推爲神仙者流而或譌隱爲衣輒稱羅某先生云然吁異矣昭諫生晚唐詩格頗下蕭然一不第舉子崎嶇亂離間至使寓止之地後人傳其話言吟咏咨嗟相與神之不置何以至此哉夫隱不得志于唐者也當朱梁改物翔振策勛隱獨拒諫議之召又走吳越乞師效申胥之于秦庭鏐雖不能用其言以是敬而禮之蓋隱大節如此然則江東生以詩傳江東生非獨以詩傳也梅根之渚虬鄴咸籍而至今傳誦獨俎豆昭諫不衰者抑亦有其故矣若夫光啟景福而後唐風不振雅道寢微運會使然賢者不免而隱猶爲傑出詩又焉可以訾隱也桐城徐生自甲戌乙亥間避賊渡江來止吾池十餘年矣卒然視之若池人然幾不知其爲寓客其始詩筆蕩佚若不經思而近益工練自好刻意爲之似其楷法如投余數詩殆有義山飛卿之意不止昭諫焉者乃其遭時不造食貧如初四十無家子然僧舍嗟乎昭諫當日父子兄弟聲稱奕奕郡守竇璠且爲

別墅以居今徐生方之渺焉莫及顧生之不苟亦卽可想
見生何得不與江東生論大節耶夫干戈之際流寓隱逸
代不乏人吾池今日以儼餘姚則風騷未墜生也勉之若
爾時張喬杜荀鶴皆土著詩人抗志巖壑將誰屬乎哉知
生四顧而求之矣生名翥字羽先過江時余已序其詩者

秋浦草序

李太白池州一寓公爾號九華以華千載蓮生歌秋浦之
秋一時愁絕賢者所至有益人國如此至顧雲張喬輩皆
池產也聲名章句頗不寂寥而池之景物實未有特經品
題遂傳不朽者豈所謂見慣渾閒事乎抑力不足以張之

也友人何寤明生九華之趾而服奇好異生平遊屐多在
金陵淮南間其孝似王休徵俠如黃衫客人人誦述其事
至清辭麗句流播江左凡名流卷帙無不引何郎姓字者
是其胸中不有一九華然天下緣是知九華有人矣今年
以下楊衙齋遂有秋浦草詩不皆爲秋浦作顧性情之言
扶以彬或閔悼之什重見淒清蓋往往啼猿之遺響也九
華去秋浦百里而近自李唐迄今秋浦在郡治西九華隸
屬邑寤明視之維桑與梓爾僕生秋浦鹿鹿無聞不能一
張此水至待九華何郎以著嗟乎少時意用壯往視顧雲
張喬諸人曰姑舍是今欲彷彿一似陰鏗之句竟不可得

也讀秋浦草一爲寤明動色一重自太息矣

有無唱和詩引

以所觀今世無不無也無不有也不可究言言之醜也子
鑾之所大無大有者無其所無而有其所有是一身之有
無云爾是以子鑾作于郡居而余和于峽裏有無有不能
盡同者山賓身居峽裏而家在高田其爲言也或無其所
無而或遂無其所有凡以爲有無之實也已爾夫古詩聖
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是吾三人者無無而有有之指也蒙
莊氏曰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俄而有
無矣而未知果孰有孰無也此洗洋虛罔之論非吾與觀
羣怨之教矣雖然無不無者無之大而詩未始無之無不
有者有之大而詩未始有之大小之分既倒又安知有無
之數不齊也邪因山賓錄唱和詩而題其後余爲廣此于
篇端

游暑序

易林曰召伯游暑用修據爲甘棠之釋此古聖賢優游泮
奐之義亦方伯大臣觀風行國之爲非後世詞人所云登
覽眺矚者矣然因緣假借吾之游亦源此大之子長之會
稽禹穴小之子厚之鉅鉏西丘猶是爾夫游非宜暑也有
無可如何于暑者則逃而之游蔭高木拊流泉入精藍躡

石广成吾游事而無苦于暑是游暑所緣起也游竟暑差而詩記作又爲序之如此丁亥七夕後五日

澄懷閣近詩序

昔士衡擬鄴中諸詩謂陳孔璋書記士故言喪亂爲多余謂爾時實在喪亂卽王徐應劉皆當言之獨孔璋哉顧覽蕭氏文選鄴中詩多入錄而孔璋書箋兩檄外無聞焉當繇其文言不韻詩筆多蕪非言喪亂之過言喪亂之詩不得稱詩焉之過也則詩難言哉吾友伯璣以盱江華胃柱下門子作旅人羈客栖遲江滸夫非其時爲之與乃讀其近詩清而綺和而壯感歎而不促狹有優柔敦厚之風無焦殺散流之失乍一諷之未見喪亂之致使貌瘁而神傷也嗟乎伯璣其遭時可考而立言如是乃知昔者孔璋以詩累喪亂非以喪亂累其詩也詩如伯璣迺有德之言固詩教也伯璣撰著滿家澄懷閣詩甚侈而痛自芟除有兢兢懼多之意然凡多不足累之况喪亂哉稱丙丁者如許渾丁卯劉因丁亥或以地以時亦附見其志意云

獅山問字詩序

師山劉子寓也問字詩李生男蛾自濬源過劉作也李與劉交四世矣變難以來不執手對顏面四載矣雖芳訊時通而促膝無地今者擁鑪合尊長語三晝夜爲希有事詩

是以作也其曰問字李生自抑損之辭也生工文辭治古
學愛博好奇精通六書之故點畫波撇皆放頡籀斯邈以
下以爲秦不師古多不中法其說與其世父文中同每赫
蹠見及亦輒有數字箝口畫肚推求考索而後通余有油
素輒喜從生書昔賢詩文摩娑案上謂斑剝有古色足愛
玩是生可稱讀書識字而余固從之問者今生曰問字是
爲自抑損之辭也余雖云然而生以爲字學中絕古說寢
微非余莫可語余執筆不能爲而頗通其義時亦弋獲以
相發明生是以不嫌自損而曰問字詩也其詩工爲鮑庾
長言當泣短語吞聲余不具論而第以字說嗟乎此劉之
嶧桐文集

卷之二

六

所以伏處深谷爲師山旅人而李之所以衝寒策蹇來問
師山之指也夫

隱庵詩藁序

城幼而受書先生長者或舉近古名臣相告訓如韓魏公
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輩皆誦述其盛德大業指數不盡卽
間稱通鑑潛虛與諸奏議固未嘗一語及詩詞也已稍長
博涉羣籍得安陽集與兩文正全集反復覽之則見深理
訐謨豈徒見于大篇長牘所謂仁義道德如饑食渴飲兵
農禮樂如婢織奴耕已哉卽五七言韻語都自成家高者
韓吏部次亦白太傳懿雅雋勝未嘗不可爲詩人也惟是

諸公德業盛大天下後世見其人不暇及其詩所謂人掩其詩詩固自當傳也蘭水太宰鄭公自起家循吏游歷上卿其生平清修偉節如所云填空頭之勅救一路之哭殆不一事而又以屢嬰章蔡之構幾題元祐之碑此正與韓范司馬先後一揆蓋其儀刑在君子其愛利在斯民而立朝梗槩亦略見于前後奏議中天下以爲古大臣之足以傳者如此已矣城近得遍讀巢雲隱庵諸詩則見長言短韻淡墨疏行皆成勝義正不必遠倚曹劉之墻近入李何之室而孤行一意吐語卽眞所稱吟性情而備風謠固誠詩之教也公視雕文小技宜不介意而詩又足傳如此此

隄相文集

卷之二

五

與韓范司馬復何以異然後知大臣名節之不可以一端盡如此哉

半山樓雙字唱和詩序

世疑沈韻三江七陽可無分也故洪武正韻更爲一東二支而并江于十七陽是矣然余考江韻自有一意蓋其字皆具東聲固陽之屬所無有也如江字從水工聲釋名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公共也周禮注六書諧聲江河是也旣明以諧聲爲江矣故晉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又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又楚辭以逍遙而來東叶上洞庭而下江此皆江之在東韻可見者又如雙字從右手持

二佳爲偶則指事會意兼有公貢之說左傳駟氏雙注息拱切云以雙得聲故漢人音叶雙皆疏工切如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又秦犯口輸黃龍一雙于犯秦輸清酒一鐘又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諸如此類甚多亦正入東韻矣如邦亦從邑丰聲謂封建諸侯爲邦也故周易必亂邦也與以正功也爲協是矣如厖亦從尸龙聲故荀子引詩下國駿厖作駿蒙而左傳厖茸之厖亦讀如蒙是矣夫江譌工聲則凡杠缸缸扛瓠缸缸丑之屬從之邦諧丰聲則凡柳邛之屬從之厖諧龙聲則凡曉駘流癘之屬從之雙諧雙聲則雙躡之屬從之其爲東韻舉可知也若恣恣幢幢之類其得之益易見苦凶淙瀧從之類則字直見于東冬又不待言矣凡此皆江有東聲故別爲一江而陽之字屬所未有者是以未可與陽一門也暇日偶題子鑾寓樓用雙字因自題舍壁連用之子鑾悉和而引伸之山賓遂張大演迤之益推而廣又手書成帙以雙字義釋而序之鑾詫謂元白皮陸未若此也余謂如此作戲不翅博奕之賢已因以平昔所見江韻意更言之爲沈郎解嘲其實今所行韻蓋非約本此又有說在姑未暇及耳

先是余日與四方諸子游也在關中之友最先知名者韓子聖秋而最先握手者劉子客生乃客生數稱聖秋云恨子兩人相見晚也已而叔則李子至語亦云然其實余從行卷中熟聖秋制義從載籍中見明文西從友人所習其學古堂諸詩歌文辭久矣制義不復語其詩歌文辭約略言之殆遠之西京之餘烈也嘗卽點畫音韻中推觀之蓋眉目如刻畫見心脾可探而知哉昨歲陳伯璣數貽書稱得定交聖秋爲客中一快示以所鐫識舟社詩中有今日良宴會篇蓋余擬以寄陳而聖秋遙和之者卽無論其氣體情辭全乎十九首斯之雅懷高致亦所云千里兮共明月矣同聲則應有感斯通安知聖秋旅舍梁月窺人不有鄙人顏色與之俱在邪余旣益讀聖秋近詩見其隱秀苞畜具有風人之指然而悱惻沉鬱又何多騷才與余乃稍序論之以語陳子曰關中近詰蓋可考矣聖秋以二十年名宿夷猶噲伍其馬伯循之困頓公車而名播外裔安南高麗輒問姓字者乎其詩文蘊古卑今伉直自遂斯李獻吉之書不讀唐以後詩惟學杜甫一人者乎近之浮湛江淮淋漓文酒賦遠遊而歌奇服或又康德涵王漢陂之寓言絃索托寄聲歌也若是者皆從聖秋近詩得之卽不盡然約略是矣倘伯璣謂余知言則余與聖秋何啻合衣而

出併口而談客生叔則無庸惜余序韓子晚也

秋浦寓吟序

吾邑在蕭梁始有貴池之號及隋初乃置秋浦縣皆從水得名爾顧嘗歎焉昭明食魚而美僅比丙穴之呼楊隋以浦爲邑已槩錫履之境今反以貴池舉全邑而指秋浦故治名其一流是名實有乖舛也又貴池始著風物在天監之間秋浦署邑割分乃開皇以後今反以秋浦之稱爲前古而卑貴池之名爲近今是時代之倒置也若是者何與山河不改郡縣屢更池與浦如故也或貴之或秋之一水猶郵亭稱名如過客矣于大地之中寓四海于四海之中

澤桐文集

卷之二

三

寓江南于江南之中寓池浦又于池浦中寓漢魏六朝三唐五季南北宋未已也而人又寓其中焉或宦而寓或遊而寓或土簪而寓而寓公之能以修名自立者李白齊映杜牧胡楚賓黃觀輩其最著焉爾諸寓者著而貴池秋浦亦隨以著是一水又借人以長存也物之相寓吾烏從定之祁門友人陳秉文氏薄遊敝邑乃有秋浦寓吟夫秉文當貴池稱縣之日栖遲今治所城郭人民俱非古秋浦舊而引以目其寓因以繫其寓時游意愴歎之詩而其所爲詩又淵渾超忽綺緻離奇或六朝或三唐不名一家而可意其中之有物吾思之古人假物取類每况以形故有寓

龍寓馬而甚之爲寓言夫言者心之聲且以爲寓況其他哉秉文之來秋浦衷有所鬱陶而詞有其寄託然怨悱不怒聲永律和殆全乎寓之說矣南州陳伯璣時寓姑孰與秉文投好而敦詩詩追古作者豈今之詩人例在寓與余生秋浦所謂土著而寓者意所於邑亦時寄之乎詩夫蒙莊氏且以道德爲遽廬至不可再宿此其言豈有當哉吾與伯璣秉文則皆藉是說以解嘲是故嘗以詩爲寓姑孰秋浦可勿論

歐湖近詩序

遠公旣奉其尊甫西佩公旅居于湖日與伯璣探韻和歌

煙柳文集

卷之二

三

有積帙矣復深入歐湖成詩若干首郵示余余誦焉樂而序之曰余于遠公知詩意矣昔者相如論賦以經緯宮商爲末事而推原賦心夫詩意亦猶是也先是遠公浮家東下作扁舟圖倚卷據舷御風凝望吾相其須眉衣裾間思太白之錦袍漾采石少陵之百丈沂江夔不是過也孤帆一片謳歌激答之句殆隱見焉已得遠公貽和二章與其歲暮感懷八首清真靈厚舉體風人皆胸有全詩可哦可罷不必有題而後詩臨詩而求料此所謂詩意矣今諷其晨起午睡夜坐放船納涼畏人山寺諸章亦猶是也斯豈非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者哉向

以獨推伯璣今遠公侂得之矣吾聞蕪有赤鑄山舊云楚
千將鑄劍處故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鑿赤山之
精是也此其事有無不可知第古人淬劍嘗遠求江水知
精微相浸內外助發夫白波浩盪激射春容又詩意之大
者也詩曰身健愛長日心閒對晚花坐來人事少乘醉卽
爲家知遠公意思所繇來矣

錄聞聲唱和詩序

禮樂詩書同用而異體禮主容樂有容又有聲也書主義
詩有義又有聲也故書禮之教莊其入人可見而詩樂特
優柔漸漬感物于不自知則其聲爲之也而詩與樂之聲

又相傳合以行三百篇皆詩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用之房中焉用之郊廟焉則皆樂被管絃以成聲諧律呂
而入耳響抑揚以移情韻唱歎而化物皆其聲爲之也三
代以降樂頗失傳而詩教不廢顧自漢魏樂府逮乎唐人
絕句咸可入絲竹比陶匏伶官伎部肄習能工詩聲不絕
則樂府亦常存焉爾豈惟詩聲昔人謂江山之吐吞草木
之俯仰鳥獸之悲號皆韶樂九成之全是凡眾竅之聲無
非樂聲故夫聽樂而識盛衰聽眾聲而卜治亂一也濮水
之清商與天津之杜鵑皆以聲鳴皆以聞入物以之接我
而我以之觀時精微相激豈有差殊哉吳山賓與吾子鑿

各有聞聲詩數十章皆一時悽惻之思觸物引類余既別序其意如數和之又屬山賓通錄成帙蓋以其精六書善籀篆也山賓固自歎于書之不工夫聲音文字又相傳爲用者也字成音音成聲聲成文則詩生而樂寓間有有聲無字有字無聲者而字與聲之相生相傳固昭然易見人知齒牙喉舌之傳響抑知點畫波撇之善鳴也哉因錄唱和詩成復極論以序之

何來集序

戊寅秋八月余捧檄北轅塞明詔冀少自建白迂道山東初欲訪濟南名士遲回孔氏廟庭而

倉卒入都

嶧桐文集

卷之二

三

伏觀至尊社稷之憂折衝之算遠過巖廊諸當事者萬萬狂生欲言則無益祇取譏訕明年己卯春仲

余

就試吏部奉俞旨得刺一州例卽拜官往余自惟書生冒昧齒又未衰也尚堪僕僕牛馬走四月乞假猶應制舉南都畢試還家考古論文或邑邑不樂復去白門度歲明年庚辰作客揚州遊西越而黨旤忽興讒人交亂余聞憤發再上京師尋以文網漸寬聖明離炤默默而返明年辛巳饑饉頻仍或相戒曰子不拜官可也當今之務莫有大于論兵籌餉二者諸公言殊未盡子曷亦更賣田宅爲車馬費上書闕下痛哭流涕陳之乎余應之曰今聖明在上眾

正盈朝野無遺賢今日之謂也城椎魯無似長爲博士家
咏歌太平足矣遂又汗漫鴛湖蒼溪間比歸取四載舟車
客舍詩小加芟輯名曰何來蓋謂適從何來之謂吾屬所
不免也云爾又九年爲己丑余匿跡峽川乃爲之序屬稚
子添丁贖丁藏諸膝復指而詒之曰此皆而未生以前八
九年而父所謂北征詩也而入小學學書法時當爲而父
錄而誦之

南陔詩序

友人王元倬者家本烏衣文成黃絹卅年名下遲遲來夫
子之稱兩佛堂前萊老尚嬰兒之色善歸父母允當漢孝

嵎桐文集

卷之二

五

廉之科志在綺黃長辭秦大夫之爵公車之輪生角爨焉
作炊板輿之御無方觥以爲壽婉容和意在甘毳之外微
通夏清冬溫卽勤勞之中妙契郗下之樂至矣且舞蹈以
不知門外之事杳然固魏晉之無論杖名扶老几號養和
已事事道存于目擊樂和所生禮本自始遂陶陶志永以
言長詩蓋所之歌以見志七言八句諸家所難一先十章
于斯爲盛含宮咀徵舊熟卜子夏之正葩攀雅提風今陋
東廣微之補綴組織至德要道曾參憂金石之聲圖寫地
義天經陶潛託酒菊爲語快循南陔之適笑謝北山之移
余諷焉而樂海濤遂移我情撼之于鳴蟲響亦爲君發滿

筐雲子玉粒導用糝糠盈耳郢國春聲賡以瓦缶欲使聽
浩浩之歌者知天壤非無人倘亦生油油之感乎將庭闈
之有子云爾

暹桐文集

卷之二

毛



有子云爾

天壤非無人倘亦生油油之感乎將庭闈之有子云爾

嶧桐文集卷之三

嶺表姚子莊六康定

柯仲實琴泉

貴池劉城伯宗著

受業
李時男蛾校

序

癸酉程墨選序

往者歲在庚午次尾崑銅有程墨之選余爲序之淋漓盡致語不得休蓋爾時南國旣首維斗而天如駿公臥子燕又孟宏源常輩數十人舉同黨之士登賢書過半得人之盛前此未有也卽吾輩不見錄者亦數十人咸以額登有限年在未逢樂天知命無怨尤不平之意介於幾微故余

嶧桐文集

卷之三

一

於選本導揚休美甚盛事也今年癸酉吾黨得雋者數子然特止數子亦云僅矣楚越齊魯閩粵尤希微焉嗟乎識者憂之豈獨一身榮悴之感哉以故次尾科牘要予弁言予不能應余行卷名篇選亦不得自序嗟乎難言哉雖然鋪張揚厲貢誣諛之辭皆吾輩所不能也分別纖微清疏雅鄭仰鑽聖賢之語意按以高皇帝之尺度其合焉者是之表章之以助爲說于天下苟其離焉雖有司所矜重舉世所奔歸吾辨之非之正告之世使承學之士心手有所戒若是者則吾黨皆能爲之皆有所不得已于其間如戴子敬夫魯子孺發過余白門邸中意念淡矣常有以自

下者余心儀曰此當有異已而敬夫偕來吾見其至性惻
怛一似重有憂者雖患難之言不出諸口而意常浮動于
鬚髮余復心識之乃二子者合志同方又能倡致歷陽咸
爲立誠修己之學矣于是攬文事之猖披慨科舉之失實
蹙然思救篇曰楚音筆斷侃然嗟乎二子之說曷可少乎
哉夫士不得志則明道于天下吾之夙願也今刺謬于堯
舜禹湯以來之意乖迂四子之書叛裂二祖十一宗之
法淫哇啾嘈正聲散亂則道之不明孰大是矣吾于墨牘
常畏避嫌怨旣不能如敬夫決起而爲矣有能爲之如敬
夫孺發者余復囁嚅喉間不以一語張之豈夙願也哉夫
嶧桐文集 卷之三 二

導揚休美整齊喪亂皆吾黨士也有爲之者宜有言之者
余又奚辭焉

楊維斗藁序

余交維斗幾年矣維斗今日而舉舉以第一人天下之士
徒相慕悅者望洋而歎莫得其所繇來余敢不悉維斗之
所以正告同志使敬聽焉以知所稟式與蓋維斗之制義
非文也其躬行之實見之言焉而已然未可驟而幾也當
天啟酉戌中讀維斗諸作豪傑之氣盡見楮墨間則吾聞
維斗時方慷慨倜儻指畫天下事痛如切膚蓋堅毅有爲
之志立矣甲乙以後益渙宿于聖賢之旨沉湛六藝之文

其于仁義道德明倫端矩之說三致意焉猶饑渴之于飲食誠然者爾是故忠貞萃而嘆發于聲悖逆張而義形于色推賢樂善則神聽其和平含垢匿瑕則交全其終末此皆維斗之所爲在人耳目前者故尺幅之上有形見焉不可誣也迺者杜機剗采藹粹冲夷散爲制義皆大呂之響而光發于堅惟質有之已矣凡此者內外具見所謂躬行之實見之言而未可驟幾者此也使維斗數年前率然一第去豈不亦稱雄制舉冠進賢有聲而顧至今日乃售豈偶然與夫功令三年一取士維斗卽第一人前乎此者有矣後乎此者又有矣苟非維斗讎階之鳴引聲中律恐未足以儀世瑞國而厭服當世學士之心使之延頸舉踵嚮風而從如此夫學者徒相慕悅以爲第一人之文如是而不能推其所繇來可乎哉

李源常制藝序

余邑中望族蓋有濬源李氏云李之顯自方伯戶部兩公始嗣是舉南宮登鄉書者綮綮代不乏而又多大賢君子之徒其一二先生懋勉人倫敦崇古道爲當世師者斯卽不科名而傳者也而乃今以源常特聞源常方年少生當族大而寵多或教以羣相穉者勿應顧獨奉其巖君之教蓋巖君淵懿端靜好沉湛讀書人也源常用是閉門卻埽

卽族子無或見披誦之勤達旦爲率時聞歌聲出戶外斯其紳紙疾書罷焉矣源常爲文近所愛慕勤切者西江則文止大力大士數輩吾吳則天如維斗駿公諸子每諷詠其文徧友其人以爲快以余之獲從諸君子游也則亦與予妮好甚或稱引諸君子之篇以相難或詳其讀書制行之槩以自益凡此皆源常所以自拔於流俗而卓然自命不苟者今乃受知於賢執事矣夫一日之知積素之誠然者之相感也豈苟也哉攬源常之文鬱鬱芊芊氣浮楮墨殆所謂精神大於身要其源流本末可考而知也夫物好得朋而事連所類固宜與維斗天如駿公同升聖世而余亦樂得而道之爲騎驛其間也

澤祠文集

卷之三

四

國風序

古之君子坐一室之中常志周乎天下殊方隔域山川謠俗之數貞淫沃瘠盛衰遷化之端莫不指數區畫縞萬里于掌上也是故先資之言繇之以出異日者補偏救敝應節隨方而功以必成豈偶也哉文章一事于德與功處一焉今日之舉子藝又于文章處一焉然以憲章王制而導揚聖賢之微言因之以爲名卿碩輔之地故吾黨近日切起衰之志未有不盡心于斯者也武林張天生于越中號端愿質素神情蕭散若不與外事相關乃其心營四海賞

欲舉古帝王辨方經野定賦一俗之道次第講求以爲太平可望而卽見端于舉子藝其持論之意大約以吾治其精以教天下之粗天下不勝教也合眾多之所爲雜然並陳之亦可以自爲正矣蓋一方之論不足以救濟天下察千變之容而各爲之所是以所爲而成扁鵲過邯鄲爲婦人醫入雒陽爲老人醫至秦又爲小兒醫夫亦觀變熟而風土之宜詳救濟之道得也抑吾之于此敢苟然哉王風莫盛于二南而何彼穠矣之什疑在平王以後衛邯鄲淫僻傷敗而有婦人之詩六皆止于禮義而不過吾所以求拔萃之才不使以鄉國受累而又不至如崔饒州之服石鍾乳如子厚所譏云云且夫以文繫人與人繫地振古如茲龍門扶風而下有名地不名人者矣此皆漢有也吾別白出之而後世稱之地從主人則皆我明產爾亦以昭國華也積此數端而國風之選成蓋天生之論若此亦以見其勤苦周至矣嗟乎古之君子坐一室之中未有不如是者也天生獨治文事哉

陳大士易鼎序

陳子大士旣鼎南宮以假還里取道金陵探篋中得所錄諸同籍治易家言授之梓而屬曰必我友者伯宗爲序而行之時不佞城亦以論文故將至先後數日不相及乃緣

大士指而序之曰漢儁治經各有專家其專治一經各以其師說終身不易故雖疏釋精勤而廣大變通或尠矣然漢儁之功卒不可誣○明陳大士治經不名一家淹通條貫指及閎渺每說一經諸經來會天下承學治專家者皆師之大士之功亦不可誣卽以舉子藝言國家功令習一經而已今上甲戌所賜進士則兩人特異顏壯其之闡牘五經畢對其舉于鄉也亦然大士則所治諸經篇成數萬著書滿家齊于淵海蓋自祖宗設科以來爲舉子藝者篇目之富未有盛于此者也然吾因是感歎人才之不相及豈不太甚矣哉夫功令取士止一經使人簡于所事得以

精治而肆力其中今也不然方游里塾時四子之書稍取誦說督課欲中程及所占經塾師或非素習強句讀多謬誤則姑漫聽之先聖至文聊得記影略間至足矣學宮所頒差有訓注故度閣之不必覩也又何問諸儒及繩墨之外乎且夫取士者固無庸此爲也郡邑學使之試無齒及此者所取士已在高等則教爲補作萬分一有人從試所爲之羣笑其迂鄉國之推擇南宮所舉逾不恃此但具足成數刺刺長言勿遂已視行間間有所命題中字卽云敦治已甚主者爲諛辭如吾易則致梁丘施孟之舉輔嗣康節之稱或遂以爲過之矣他經率稱是嗟乎祖宗欲以專

經得士之意其效固如此也大士何自苦爲精于所事而
又兼他家謀之大士何自苦爲雖然事會之流相激使然
不有軼才絕學如大士者出則我國家經術之盛將遂出
漢宋下哉乃大士所哀同籍易文抑又異矣人皆盈尺之
書篇多希有之論卽如吾所感歎安得此纍纍者或氣勢
所至不同昔時吾言妄未可槩信乎或曰大士壯其雖兼
治諸經其起家皆以易壯其之舉于鄉所不至格不得見
主司者皆從其初以易名也夫二君之于易抑又深遠與
若是則大士言之矣易爲五經之原陰陽先于人事伏羲
先于堯舜諸聖也且試觀大士之于易其廣大變化何如
也大士計偕去來道中撰述遂成帙併出以教世名之燕
艸附行

暉桐文集

卷之二

七

遵法集序

以科舉之途行之將三百年名卿杰士輩出其中一日請
罷非法也然祖宗所以重經義求人才之意大旨炳如今
有司所貢不必其所是拂經叛理鄙倍而無當者往往然
而克自敦琢以求副乎祖宗之意者或擯不錄則亦非法
也又士或修辭矣金玉其外中格據上第矣問所躬行視
先質之言背反衡決無一相應豈其教欺與則益重失祖
宗所以重經義求人才之意又非法也今以一法繩之進

必以科舉也科舉之文所登進者必粹精爾雅醇乎聖賢之理道昭晰乎帝王禮樂刑政之全規矩乎比偶之式非此不獲雋也既雋矣向所言仁義道德安上治民之語刺刺紙上者身果有之卽不能無毫髮差然皆彷彿得其似若是則大善矣然祖宗所以用科舉重經義意蓋如此而今之奉行者果怙然一王之大法也精修其事不愆不忘以是致治何更端爲友人孫淳曰子之說未盡也子所云精修其事者徒言之易卒未必爾夫選舉是一法也自有天地以來明明揚側陋言揚行舉二帝三王稱烈矣太祖高皇帝不嘗徵天下賢才爲守令乎不嘗罷科舉舉賢良乎不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乎不列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乎不令科舉薦舉並行乎是一法也成宣列聖皆間行之熙洽久而功名無庸見執事者樂糊名易書之制可以遠嫌疑而束才俊畏避保任徒相幸于不可知謂彼此可以無患此亦非法也今明天子銳意太平修舉辟選故事愚謂賢公卿誠承上指盡心其間妙簡善任以課成功俾與科目並行旣使選舉之法復則人樂爲善不敢恃空文華說以倖爵位遂悍然爲非而又以椎樸不以文字起家者反辱恩拔擢使之圖尺寸則忠義廉節之事或多有所見又使科目之人以

爲吾素所號說道理著文采者我所樹立豈可由彼草野
固陋下則科目之途將大競于光明俊偉謀王斷國之略
次亦端謹靖恭不敢過自決裂爲選舉之人所形較如是
而後善矣是皆所謂法也以此求合乎祖宗用人才致盛
治之意斯科舉可不罷而不復使人有罷科舉之請子所
云未盡也其言如此余心慙之無以難第曰吾與子方治
科舉事姑畢此役無多談且皆法也求無負祖宗意則可
矣語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有治人無治法是在遵之
者哉是在遵之者哉

沈治先詩義序

暉柯文集

卷之三

九

余幼而受易長而汎覽諸經意有所得輒欲效箋疏傳注
之業而才力不逮又爲諸生日亦不給焉顧且旁治他家
時作制義蓋不欲沒吾箋傳之本心而又以安吾舉子之
分嗟乎事與志違亦云可慨矣宣州沈治先敦于詩者也
當其在童丱與兄詹生同受易又別受詩蓋思自名其學
恥爲雷同意固遠矣其治詩不苟坐于一室中析毛鄭之
疑斷齊魯之獄義類名物所辨者微乎若息卽無論刺謬
顯著者也至其稱詩爲文必曰溫柔敦厚是不悖于詩之
教云爾吳中子常麟士最爲政于詩者其言曰詩有詩位
又有文位論策之制戾于和平詞曲之穢傷其麗則雲間

臥子諸君緣情綺靡則又彷彿古作者嗟乎攬治先之篇不亦助爲說于天下哉今諸子經學甚盛旣各治一經又合以諸經治一經而余皆得從之遊以往復其議論齋油素而籍記之歸而與眉生治先坐一室取折衷焉然則箋疏傳注之業余未卽已也哉

左子正制義序

桐城左國柱字子正故大中丞今贈太子少保左先生光斗長子也當天啟之季逆黨盜弄左先生與其儕十數君子首被慘禍天下聞而高之先生立朝大節世亦旣知且見矣而桐川里居與敝邑距衣帶水余知之尤悉聞子正

澤桐文集

卷之三

十

嘗讀書山寺去家二十里而遠一日見冥色矣子正之讀書所念晷膏不繼意將借款段疾而馳先生命之曰何騎爲勞筋骨習勤渠女事也澹泊甯靜此其一端何騎爲子正奉教惟謹遂持襪被徒步昏夜中至發篋習所課業則鷄初號矣蓋先生所以教子正者如此余生少賤不及事先生然得從子正游又得盡從子正里中諸名雋游其有高簡朴略蕭然布素不習爲富貴之容如子正者乎余嘗對子正太息曰自子之先中丞歿而中朝之禍甚賴今聖人廓清之自子之先中丞歿而樅川之亂作有亟砥迴之者誰與是必秉禮守義修潔自將敬其長老高軒不時御

下車入里門約飭狎客蒼頭奴無或鮮衣怒馬爭道上者
與蓋子正澹泊寧靜本之所生而淡以學問其發爲文辭
以理馭法以道裁情括帖中諸詭故不經之習夷然勿屑
者豈徒自寓以畱先中丞風烈也合其伏闕陳情諸疏讀
之嗟乎子正于是爲孝子矣余方哀集中丞公同時僇歿
十數君子制義板以訓行以爲治舉業繇科目進者自有
如此人學士家所號稱讀書明經術者此是也立身行已
垂功名于來茲豈必在帖括外與而以魏子敬之文附以
子敬亦旣歿余不阿生者也子正諸制義天下有同識必
不謂余諛所知交者故不辭爲序而傳之

出門偶集序

丁丑之夏坐一室忽忽無歡會陳士業從豫章來過我信
宿與論古今政治得失之故人才興衰消息之所以然傷
惻喟歎蓋夜分不成寐士業曰吾與若浮沉舉子業幾年
矣於經傳遺文卽不無小補顧今天下事棘須才甚此何
能爲吾將出而圖吾君夫吾出而圖吾君凡農田水利戎
卒城壘阨塞險夷之區別與夫夙昔同志號稱賢才大之
毗輔翼亮小亦悍守撫綏今散處川谷間徘徊未起而爲
吾所仰須之友也之數者其在三輔九邊兩川百粵吾待
明年若夫舊畿吳越遠不至三千里者吾嘗過焉問焉交

焉語焉矣今再往復之視昔所見聞有增損乎于吾居恒
籌畫所以爲之者當焉否也子曷不階我游余旣欣然願
往于是士業輕帆先下約相待于鍾山後五日余繼至余
之游固以士業意然兩人所至輒有逢迎其好我者率以
舉子藝故常卽次未安而文章積于几上旅人得此至惠
貺也方在鍾山時吳楚秦蜀之友有挈余載書盟者分韻
賦詩而後羣以其舉子藝授曰子財取其間必行之世余
不能辭而來者益眾已而之吳門吳門亦然之湖上湖上
亦然蓋是數地固皆東南一都會也四方之才翔集其境
而文字之樂有加無已每畱許日輒得數巨麓快讀之暇
因哀集之各繫以所從得之地而名之集維時道中多聞
異論使士有爲善之懼故去來頗卒卒意所礙一游止者
反未至或至不能待則吾友之文遂闕佚是吾所甚不樂
也乃復發篋笥取其精要略載之篇有部分曰鍾山曰吳
門曰湖上是某時某地所有之文不繫其產也曰篋中者
非某時某地所授受而其文故在吾枕秘久吾以當宗少
文游錄也總題曰出門偶集以余始與士業約所願徜徉
吳越間者意不在此而此集適成蓋偶然云雖偶然乎易
曰出門交有功古之君子鄙窺觀之陋于女子而求勝已
之友以自輔益如此又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蓋渙小羣

成大羣無方隅門戶之說以機穽賢人才士而偕之蕩平
正直之塗今天下事棘需才甚是二說者亦曷可少哉初
士業語余是行也茂先次謙約偕來不果今得子而快吾
將夸言之遂繇湖上趨桐江富春山得遺返而余以授梓
金閫取故道自鍾山泝大江歸云

燕臺集序上

戊寅冬余始遊燕市值□□□畿輔戒嚴書生無事任雖
憂心京京亦莫適與言也惟是夙昔同好以文字遙相唱
和者爾時咸得謀面論文之暇旁及邊關形勢戰守機略
頗悉所未聞蓋我友生長金臺目熟情事視伏處東南揣

澤桐文集

卷之三

三

摹臆說者不同也猶記最先晤語者吉士吉士以余至告
之同人則公狄柝木敬哉時過從焉已而介伯至已而惟
調來會于漫園已而若侯會于公狄所方余始至卽問若
侯所在公狄爲言出遊近畿阻□□不得入諸同人皇皇
欲以計致之不果□□□□□而若侯與余始成晤云此
數月中余屏居蕭寺或三四日一至書賈所訪未見遺書
或間日一操觚習吾舉子業以故諸同人制義時時來几
案間南還之前一夕諸子觴余于楊園則彭仙兄弟又集
矣是日以余離別諸兄弟乃有慷慨悲歌燕市酒人之態
余遂車載諸文而南是燕臺集所自起也

燕臺集序下

先是余出門偶集流布京國吉士公狄讀而樂之一日謂
余曰子居此吾燕山奇文聚子所矣是亦一集也曷爲我
表之余頷其言因念往者出門義例以某地所得之文繫
之某地不繫其產也于是南還簡橐中文都爲一集蓋吾
南之友先余至都者陳旻昭馮躋仲後余至都者周二爲
三子所操皆吳音樂安孫伯生吉甫家有直節名臣而顧
以文字遙擲余廣平申孚孟學自庭授而亦教我以高言
皆吾一本之學又一快也因哀輯之與諸子文並行公狄
以新得意賈人欲別出爲解元藁余笑而從之人不可以
嶧柳文集 卷之二

無科名如是夫

卷之二

十四

梁公狄藁序

近代北畿榜首以文章氣節最著者無如 神廟丙子之
魏崑溟允中 熹廟丁卯之金伯玉鉉崑溟同時南元爲
顧公涇陽文名籍甚而公已肩次之後抗疏言事與錫山
名理爭高矣伯玉弱冠領解額文號爾雅而直聲亮節震
動一世天下聞而慕之若耆舊不知其齒未壯也余入都
門風塵游處惟是同志之士尊酒細論亦惟是文章氣節
爲敦勉吾于岳季方而外再屈指相勗進者兩解元是也
今公狄哀然首舉矣公狄年二十餘容止秀善望若朝霞

所謂富貴吾自有也此宜早達與伯玉同卽其文章之氣蓬蓬勃勃而又絲理密軋動合古人至頓劉瀏亮壯其跂蔚有如杜甫所美舞劍器者焉今天下多事若如羣挾策者旣鹿鹿蔑有樹立復塞黜相戒無一言徒取高科大官去豈公狄鄉先哲之教而又豈公狄自命之指哉公狄析木詩歌古文並自超軼藏書萬卷日坐其中直與身等夫讀書以明理理足則氣生吾知公狄所以後先繼起者端有在矣

王升如時文序

神廟末年士大夫無憂國之心邪正漸淆是非莫定時溷

嶧柯文集

卷之三

五

南王先生聚奎官給諫獨起而爭之侃侃不阿疏數十上直聲震一世其與爲唱和者二三君子而已余方童子耳王先生名如子瞻之以韓范富歐陽問塾師者年來栖止白門朋好畢集戴子敬夫則尤推首王升如洎獲交焉則固王先生長君也先生樂鍾山之勝留家此中遂隸籍云升如在諸生方年少然嗜古力學篤氣誼喜交遊素心亮節已嶽嶽有父風余昨歲去燕市贈行以言有痛哭入承明之句余嘿嘿徃返至今愧此語然升如懷抱可知矣間時聞以楊用修成溟事則爲述父老言甚悉鼓掌頓足以出之蓋重有感歎于其直節危言者卽升如寄託可知矣

古人志潔則辭芳行修則言立升如每擲筭兢兢乎聖賢之理道矩步不敢失也然而沃其根者枝葉茂焉是故其旨遠其辭文殆踔厲乎作者之林豈韓所云應酬文字哉浙少司空劉先生宗周今之魯靈光巋然獨存者也喜升如能世其家學輒書扇勸勉升如奉爲弘球常屬余跋以爲厚幸今又得序升如文讀之夫城不獲侍王先生游乃序其子之文牽連傳合以當執鞭其愉快何如乎

方爾止易藁序

桐城方爾止少負雋才如昔人所稱沉博絕麗者始攻詩治古文辭專家矣不數年盡棄去獨講求名理所讀皆通

釋詞文集

卷之三

六

書啟蒙近思錄之類爲舉子業則益用學官大全說繩引先儒矩步往詰四方人士覽其纂著若耆年長者不知齒未至也世受易以此起家爾止守先儒之學則治易尤力網羅漢宋諸書斷以己意象先繫表幾幾乎且暮遇之一日手其六十四卦全爻文授余序余讀之卒業曰大傳有四聖也卽以我明論以易藝論洪永定科成弘修古至隆萬之季而勦說膚陳排比中遂絕象變筮占之字斯豈復有易乎今上稽古右文重經術攷象數旁及占驗小道不廢搜求下遂有窮經析疑如吾黨吾黨中專精厲意如爾

止者折衷王何揚摧周邵使帖括一途猶得存剛柔時位
于萬一此亦易之興中古之說也夫使爾止徒欲以易應
科舉爲禮部體竊上第去奚用此者懼微言之將絕閔大
義之不傳悼顓經者汙漫靡敝而失祖宗明經取士之意
也故爲之推明于帖括如六爻諸文夫豈曰文而已其初
其上其中四爻或難或易或遠或近或異或同之故明白
備見不越尺幅而有李鼎祚集三十家之勤勞爾止功茂
矣然推其始憂思悲憤而作六十四篇此亦憂患之說也
哉或曰時文小技子張之已甚嗟乎占易非徒避羞也聖
人以承羞動之明易非以治文也文成而易道以顯司馬
季主一卜者耳尚能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
以有所發明感動而况遵王之制爲致身之先資者其于
易道興廢無繫屬乎

官子制義副鐫序

國家以經義取士蓋以聖賢理道之蘊古先帝王禮樂兵
刑之實士旣以講貫而身有之又見之言辭焉灼然可信
矣是以登進之才諸位授以民社疆場之寄一旦有事取
諸其懷而用之不更設也近者□□□中外騷然大自
秉鉞專征下逮郡邑之長無能廓清摧陷撫綏窮黎以上
報明天子者咸謂經義之效如此玉卮無當篋毫髮用故

易以科舉外別開用人之門是矣顧余思之今之以經義
進當事任者非獨其居官非也蓋其經義固已非矣滔滔
者流膚勦庸劣甚者叛道離經無一語當聖賢道理帝王
禮樂兵刑之實而執事者不察盲昧因仍轉相推進遂釋
褐當事任耳其先資之言既已如此而望以戡定著勳得
乎哉黃州官子凝之屈首經生當盜賊入境居圍城中毅
然登陴任守禦出奇制勝談笑解圍卒保全城邑活生靈
無數有才如此張詠虞允文之亞也父母之邦見一班矣
今茲急才要在救時崇濟以需一旦之用此何必以科目
進以經義顯乃凝之經義則又深于理審克于法博綜于

古今情事時勢機略靡弗條貫如松下吟如罟石山房稿
如廬山藝如棄艸如潛居艸皆在人誦說間者也其中有
確然復古者張子爾公定若干篇鑄入貴希函集復彙其
餘合西塞山近藁爲副鑄行于世記曰爲天子削爪者副
之注曰副析也以有用之文而期以薦之天子則副之可
也夫大才不期名身期名世大言不期可悅期可行君子
講貫道理而身有之又見之言辭雖制義固灼灼其可信
哉余庚辰人日過凝之白門時病新起羸不勝衣坐不能
多語獨指謝公墩周處臺三嘆息焉嗟乎讀凝之經義其
知此意哉

方密之易義序

余治易好爲象數占變之說又好講圖義顧學士專經家無及此者日與子鑾布卦陳畫私相擬議而已同學中吳門則許孟宏孝酌父子講此每有勝義皖桐則方密之特言之皆治京焦陳邵諸家觀象玩占之學非舉子輩應有司尺度之言也然獨密之遂以易登上第矣密之才高學博凡天官地志陰陽五行筮筮諸術藝無不精此非以爲易而皆于易有涉者是以于易號折角卽以治有司尺度亦所謂擬議以成變化者也又焉得不當執事意哉史稱匡衡以不中第故經益明習衡眞鈍夫與余同若密之豈

嶧桐文集

卷之三

五

須爾乎密之易文甚彥此其近作蓋亦歷險阻處憂患朝乾息惕有危平易傾之思焉鑑在曰密之近著離經小辨是十三經注疏也于易見端于易義見一斑云

擬彭澤父老送邑令陶公致仕序

我國家旣殄臣盜景命維新則潯陽陶公來宰敝邑清靜寧一惠我無私吾儕小人方德之甚乃抗志抽簪賦歸去之辭輿人傳頌繫駒吾策也計明公蒞事才八十日耳敝邑褊小簿書省甚送往迎來經時無有有亦無過苦者明公聊酬酢之何遽揮印紱爲古者七十縣車今強仕之年駕言終老不太蚤計與蓋聞明公稟姿清勝棄遠猥塵含

雅吐風引觴紉菊殆有以自樂者昔被推舉爲州祭酒體
高而事逸亦少日引去不屑屑焉其不肖以下臣淹明矣
明公之來不挾一力今茲之去葛巾綸然卽所種公田秔
旣未熟秫亦不收三徑之資垂橐無辦視士大夫以官爲
家而厚取乎民者孰可恥也抑聞明公雅志君夫人有同
於陵偕抱瓮之朋吳門解低頭之諷撫茲羣兒酌彼新漉
明公之足已無求則已審昨雖未非今豈不大是也哉必
以引年未合須二疏之賜金乃以霑濡妻子燕衍田園亦
末矣吾儕小人所不釋然者明公會大父勤勞聖代殲厥
大憝至竹頭木屑咸所揀料明公獨離事自全有懷高尚
卽至德可師清識難歧胡忽然當世也今王室再造弼亮
得人而中原未一微風可搖世啟功名之會人多景附之
思儻明公不鄙敝邑需次浚登將秉政立勳光于乃祖顧
脫焉如遺塵比倦還之鳥何哉若是則君子所爲眾人不
識吾儕所見牖中日耳而明公淡遠矣明公家里在近中
車難回敢以言贈布茲拳拳

世傳鄭端簡公曉登進士將廷試董學士玘攜制策題
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爲之云出首揆楊石
叅意端簡以初入仕路不宜呈身宰相辭不爲余以鄭
恥埽相門爲佳事送淵明致仕亦佳題遂代擬一篇按

潛本傳年四十謂所親曰聊欲絃歌以開三徑因爲彭澤令至其卒時六十三在宋元嘉四年朱子已特書之綱目逆數而上四十時正晉安帝義熙元年也是以桓玄伏誅安帝返正故改元義熙潛義不仕宋必痛憤僞楚小艸一出亦快玄誅而然桓滅則劉勢逾成寄奴之燄從此日熾前人有辨題甲子者云潛詩自庚子歲卽書甲子厯至丙辰凡十七年至恭帝二年庚申宋乃受禪是在劉氏未篡二十年前已爾何得云入宋後不稱永初元嘉也此說固是余謂知幾其神視于未見況事勢已成灼然可料者曹操破袁紹漢獻自在也謂獻尚能漢可乎司馬懿滅曹爽魏芳固□謂芳尚能魏可乎劉裕誅桓玄晉安固自若也謂安尚能晉可乎且晉之凶形已決于隆安之愚暗與道子國寶之貪橫致王恭桓玄一再舉兵向闕玄亦凶晉裕亦凶晉不待義熙也梅福逃王氏已有形聲淵明至庚子吾有嘻其晚矣之慨何云早計哉至彭澤父老語要似知淵明又似不知淵明要似知興廢又似不知興廢晉宋間文格亦欲近似之存宗氏自記

吳母舒太君六十序

自次尾以文章名一世而秋浦之吳爲天下往自次尾以

身殉義而同邑里者避高田爲不洋夫其往也爲嚮其利
其避也爲怵其害則豈惟天下與同邑里者雖族姓亦有
之而次尾有親將盡而祧之弟曰筵而字山賓者獨與一
二子嚴霜不渝其色風雨不改其音莊事巨嫂俯掖遺孤
視不佞城子蠻間行郭解之門搏頽魏澤之側俾巢有完
卵得就句讀者實同心焉夫山賓之受教次尾也淡辱與
城與蠻游也久讀書好古日治三代以上言點畫波撇皆
將凌斯邈而追蒼籀意以爲吾摹古之貌則思循古之立
是故執誼不苟而亮節有終宜山賓所優爲勿難也乃蠻
進而語余曰是蓋有母教焉蠻乙酉夏攜婦子入高田從

吾師所徙山賓舍旣遷寢室以居我矣堂階房闔靡弗整
潔也旦夕薪水井臼靡弗備具也夫蠻旅人也多所假貫
夫山賓寔人也何以克資給之勿有缺也勿有倦也則雜
佩之旣盡而劉薦繼之從容條理咸賢母之是爲矣然高
田一二子之所語益詳曰山賓尊甫知難翁攻苦力學不
問生事則績紉佐讀惟母之勤知難翁數奇不早達嘗爲
里中授經束脯無多而滄髓有旨貧而能樂亦惟母之勞
迨翁齋志沒家徒壁立耳而兩孤煢然不能以旦夕亦猶
今日次尾先生之遺二子也今山賓學日以植業日以勤
又以年少經明爲教授師能以古義自抗誰一非母賜哉

山賓曰吾族子之稱筵也謬其述吾母則不誣矣鑾以是
悉舒太君賢不獨于作客高田知之也今丙戌仲冬爲太
君六十辰則請以侑觴之辭稍著懿行俾有聞于後世幸
甚不佞勿敢辭遂爲序次如此已又歎曰使次尾而在首
舉伯雅不有瑰奇偉論與而不佞卑之乃爾雖然山賓詩
學少陵畫師摩詰當自爲南山之圖牽新婦手菽水作嬰
兒戲跪進之樂何如者雖三公豈易此哉

劉母桂太君九十序

自今日而泝之六十年前何世也文恬武嬉兵革不試雖
非上理亦云小康今耆老之生其時者多矣類能言之又

澤桐文集

卷之三

三

泝之七十八十年前何世也民殷物阜道不拾遺化成中
古俗號大同今耄齒之生其時者不多然有矣亦能言之
又進泝之九十年前何如哉周成康之世未遠漢文景之
象猶新氣厚時麗風淳道固然而世雖可論人則罕徵吾
欲問今古之縣殊訪禮樂之代謝其誰與是正哉而吾宗
引之母桂太君實今年十一月稱九上壽云方太君之
歷七十八十以及今也侑觴之言稱述懿行亦旣備矣語
婦德則事舅姑以孝處妯娌以和相仰惠公以莊順者云
云語母儀則育如心如已子督引之若嚴父畜臧獲以慈
幼者云云是皆散辭也論其偉識則于猶子中若早識奉

嘗公爲名臣而恩遇獨至迨奉嘗以廷爭重譴而命引之
事簡橐盡恭敬不衰引之始以貢舉計偕垂得顯秩矣而
遊歸以奉太君晨夕又以別駕授選部可以之官矣而弃
之不顧是雖引之篤孝乎實太君時稱古誼曰知女以善
養不知以祿養則有以教引之使然也吾進而奉觴退而
重有感矣夫太君九十泝其設帨之日固所稱成康之世
未遠文景之象猶新在朝在野徃徃而是雖不能盡人皆
然而大家德里得天之厚者時則鍾之或爲名臣或爲淑
媛俾其純嘏備至如太君者來嬪仰惠公以引之爲子以
奉嘗若失輩爲羣從芝蘭繞舍簪笏盈牀旣非易事矣而
又篤其生爲岡陵松柏之久久坐閱滄桑身當文獻此豈
近今淺薄之氣所得有者使引之非砥行立名遺榮抗志
如今日卽佩玉珥貂焜耀康爵豈有當太君指夫試泝之
九十年前何如而易稱此觴乎哉

陳母姚太孺人六十序

城不肖辱與陳子伯機游義均兄弟則姚太孺人吾母行
也太孺人壽六十城宜手滄髓跪進介福之辭適伯璣以
避地奉養子舍在客所城亦移家敝邑之澗林不卽相聞
旣後期矣乃克篡言以祝先是南昌陳士業修古而慎許
可常爲太孺人五十序瑰瑋驚奇城愛而信之已與伯璣

交甚淡又十年所閱歷殊異而母德益章然後乃知今所以頌太孺人者非常辭例也城榷無文第舉大端言之夫甲子以六十爲一週此六十年中身之苦樂世之治亂前後推移必不能一致惟明理信道者安其所應得而恬于所至當則神全而守固顧須眉男子多惑易焉以冀筭禱之流其有幾太孺人之相先侍御公也當逆璫燄起黨籍勢成侍御公疏斥阿保奄人之奸所推舉皆海內名碩如吉水鄒公南昌劉公關中馮公輩正魏監所側目豈不知言出而罰至哉時太孺人預聞擊奸之志不以兒女語相勸沮至侍御公果中擠排勢岌岌而升沉不動樂若固有

斯以爲人所難爲一矣當侍御之弃伯璣伯璣稱藐諸孤也伯璣五齡誠藐孤矣他姬侍惟貲財是問太孺人獨取圖書守之日抱伯璣而授之經簡手澤之書指示之教以無忘乃父志夫一未亾人當存沒之交攜持弱息徙盱江而去俾就外家其時事可見太孺人不敖不譁荼苦如飴若無一事者而伯璣遂以成立如今茲斯以爲人所難爲二矣尤有所難者伯璣天下才也書讀等身詩成續古而又內蘊機略外總羣材頎然經濟吾曹推首焉苟非時移變起翔天衢而施大用矣今雖色養無虧甘臚有腆顧浮家江畔類旅人明夷之行無乃非夙志所許而太孺人又

安焉無幾微間伯璣不以伏處爲卑太孺人不行遜爲
左語皆正訓依之恬然是又豈易言者哉顧嘗推論之富
貴而可求不易于客魏之經寶也而太孺人有閱歷矣患
難不可處不難于始未亾之艱危而太孺人有拮据矣六
十年中興衰得失亦幾經焉以其小者類其大者則今日
所尤難亦人自難之太孺人率其素履徃爾昔日抱伯璣
而訓大義指固如是是足已無待而矜飭勿庸又奚難之
與有他若勤恭慈儉所以贊侍御公易太君與夫物身逮
下諸爲細美無煩悉數矣夫人明理則守定定則神不亂
營神不亂營則氣足光葆而可以立命可以延年仁者靜
壽理固如是士大夫多不靜則其效難見無疆之引意將
于太孺人徵之哉蓋回思士業稱壽之時年運而徃又以
加十使非經涉世變至今日誠不能推論至此又使非後
期而言而雜然並進于設悅之晨則頌象服魚軒諸顯榮
者滿耳幾何不以理明守定之言與冠遠遊駕五龍擘麟
脯之說同笑迂誣也敢卽以此博太孺人一微笑乎

醫者甯君七十序

甯故蓉城望族科名文學趾相錯也而端所君獨業醫其
爲醫卽又投匕立效所至男女旄倪德之甚邑長吏奇其
術欲榜旌焉而君特謝卻之浮沉隱約生活人而無德色

殆全乎隱者與余雖未面君而君之子嗣從余遊故悉之
憶余與嗣極論經義嘗遠引旁摭因及扁鵲倉公事余曰
之二人術則精矣要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越人蓋好名
而急利者意差愈焉而亦不能無市道則難乎免陰陽人
道之患矣夫隨俗爲變醫無恒稱君子羞其趨時之亟身
造宮門以自衒見疑于中庶子而固求售益甚自輕矣一
妖夢之故受田四萬畝賞抑何汰利抑何贏與以此推之
他所致貨可勝數與夫淳于氏名著矣醫門多疾何擇于
人而舉所治驗或王或王后王子美人王侍者它亦中尉
中大夫中郎王姬兄丞相舍人類何專多貴游與豈以位

高金多足相穉重他無足吾溷與若此者皆吾之所未安
也吾聞端所恂恂長者人以病來無貴賤治之無不誠病
而起者以直來無厚薄受之無期望居恒了不異人而求
治絡繹蕭然食貧刀圭亦不倦君誠隱者于是平淡遠矣
余自識事來見市醫之黠者咸結長吏鑽貴官以謀利而
其術則先交于胥史左右酒食錢幣日輸若輩家聞新除
官至徒隸往迎則餽送稠疊且偵其曹若何而已加厚焉
以相傾冀獨爲己地及一當乃公召請之使沓至青黃之
額縣楹招搖市上關通門內受賂壞法不可殫紀數年來
俗益敗法益弛一二黠者公然肆志各致貲數千金以上

揚揚中衢人望見辟易不可謂非結長吏鑽貴官之效而君當崔令君之請次且不前欲榮以榜額卒固卻之斯其操行何如乎昨秋峒過余曰吾父以明年庚寅元日稱七十願得先生言爲壽夫君操守如是是李醢之刃無從來中人之書無可誣罔者也仁心爲質而湯液佐之內取之已足矣大年寧待祝哉古醫之天者無如淳于氏年三十九耳雖自知精審其陰陽人道必有所致患者君今已倍之益引而長神仙可學論豈有誣焉峒本名自炳垂髫時意氣豪上固欲以科名文學世其族業者也乃乙酉以後變名劉志無復當世意獨放情觴詠將處于材不材之間

嶠桐文集

卷之三

美

客游授徒取束脯以供菽水以爲是趙孟不與易此淡得于君之庭教者君爲有子又豈緹縈一女所可望哉君真可以壽也矣

胡孺人五十序

歲庚寅春二月十有二日濬源李氏有舉五十觴胡孺人者吾亾友孝廉源嘗之元配今諸生時時母也源嘗生萬歷己亥以崇禎庚午魁賢書壬午冬方治裝北上一夕暴卒得年四十有四以彼人才而年位不逮余恨甚故余壽孺人語刺刺不能舍源嘗始源嘗爲諸生時義著聲耳旣舉于鄉其主司新建姜公京山鄭公同門之友則楊伯祥

廷麟陳臥子子龍楊廷樞維斗輩皆有重名負雋才源嘗與之氣激道合乃益鼓舞淬厲內淵廣而外卓犖志氣岸然偏交名碩銳意天下之事益多讀異書經史而外稗官雜家輒口舉其辭千餘言不脫誤而意所向慕擬爲師資者如山陰之劉漳浦之黃中心誠服願及門稱弟子而未克故近求之同郡則建德太宰鄭公近求之同儕則金沙儀部仲馭又近之同里同學則吳子次尾及余不佞皆投好篤摯以明親其所類而樂其所願爲嗟乎使斯人登王塗爲世用必有可觀而三上春官不第又不及中壽化去何哉余嘗因耳目覩記太息而爲說曰甚矣登賢書之不

如爲諸生也始諸生時晝作而夜思者尚有孔孟詩書之語已而手口所及皆竿牘請乞之文矣始諸生時握手與游者猶子衿文墨之友已而稱入幕號到頸者皆以狎邪進盡郡邑之胥隸指使之游閒矣始諸生時排比之言尚粗記誦辦具已而干謁媮其本業貨利荒其始圖不植而落一餒腹矣凡此三不如可恥孰甚時次尾絕倒余言獨源嘗之學問文章志意則鄉舉後日拓以大而日進以高究其所至可爲世之偉人而卒然以亾未見其止則邦之殄瘁吾知其兆矣寧獨爲源嘗惜與雖然使源嘗而在獲及見今日延年不過一紀然以彼學問志意卜之則其存

匹得喪未知與次尾伯祥臥子輩孰先孰後其逃遯放廢
未知與余孰遠孰近而謂其獨偕胡配宴然舉五十之觴
吾未敢信也從時時立義則母氏稱壽卽爲至樂從源嘗
言今日之觴吾能無感歎乎哉且壺言不出外吾故不以
誣諛相夸而第重念源嘗者如此始胡孺人有三子與吾
子鑾昏者天時從吾游久文行魁岸有父風時亦英穎不
凡是可以紹述源嘗卽可以壽阿母矣

此景何以歌歎則嘗何以壽阿母矣

午鑾得善天知我吾拙人文亦燦然育父風制本英錄不

與與財空而第重念源嘗者歎也欲時斷人自三子與吾

言今日之觴吾能無感歎乎哉且壺言不出外吾故不以

吾未敢信也從時時立義則母氏稱壽卽爲至樂從源嘗

本賦與余煙霞煒燁而藉其微韻時消夏感其五十七

公得與未賦與六事卽新用午鑾得善
劉貽讓校字

